

# 該撒大將



本足  
集作傑翁茲

譯佛偉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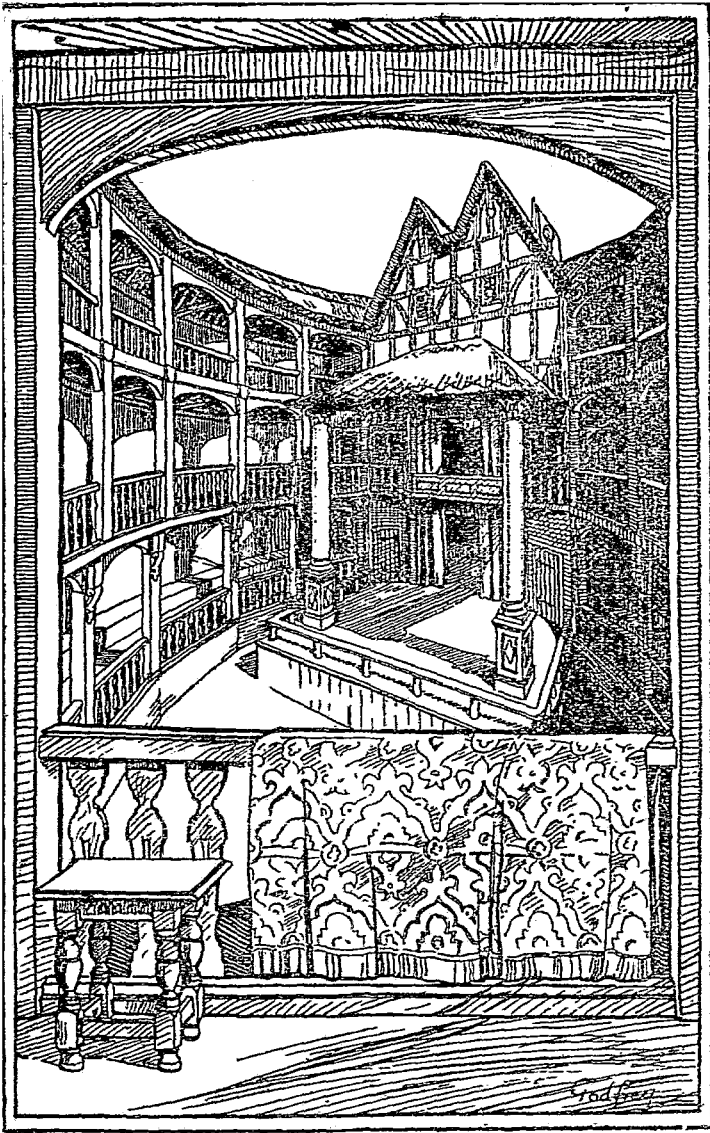
Shakespeare 著  
孫偉佛 譯

該  
撒  
大  
將

啓  
明  
書  
局  
印  
行



亞比士莎



景內的院劇演白莎利依

## 關於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是所有伊麗莎白時代作家中的最偉大者，也是文藝復興期的三大作家之一。莎士比亞在英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較之中國的偉大詩人杜甫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尤為重要，而且影響更大。他所遺留於世界文庫裏的寶藏是任何作家所不能企及的。莎士比亞生於一千五百六十四年，幼年時甚貧苦，十二歲至倫敦，初在劇場裏為演劇者，後乃為劇場修改古代戲曲，再後則自己製作劇本，供劇場的演作。他的一生，自壯年時起，差不多無一刻不與劇場相聯合，他的全部力量也都耗費在戲曲上。他的著作劇本的時期，前後歷二十年，所作劇本凡三十七篇，可以分為喜劇、悲劇、歷史劇三類。喜劇以夏夜夢等為代表，悲劇以哈夢雷特、奧賽洛、馬克白等為代表，歷史劇以該撒、亨利第六等為代表。他死於一千六百十六年。他的劇本裏的人物極為複雜，有的是日常遇到的人，有的是歷史上的人物，有的是人間的英雄，有的超人間的神仙，而他寫來都各栩栩欲活，各個時代的生活，各種社會的裏面，也都極真

切的表現於讀者之前。很少作家寫作的範圍有他這樣廣漠而且複雜，他的作品裏所具有的是最飄逸的幻想，最靜美的仙境，最廣闊的滑稽，最深入的機警，最深摯的憐憫心，最強烈的熱情，以及最真切的哲學，他的喜劇使人嬉笑，他的悲劇使人感泣，他早期的作品多半是喜劇，中期多作歷史劇，晚年則多作悲劇。但他在悲劇之中，亦間雜有喜劇的分子，他覺得喜劇與悲劇在人生的生活裏是時時雜在一處的，淚與笑是有一個共同的根源而流於共同的溝渠中的。他在最後的七八年中，他的生活算是最快樂，他的心靈成熟了，他的熱情柔和了，希望的熱病已退去了，他已得到了永久的地位，他的使命已完成了。在最後的三年中，他差不多什麼劇都沒有寫。總讀他的作品最足以使我們感動的，是他的喜劇夏夜夢（*Midsommer Night's Dream*）及威尼司商人（*Merchant of Venice*），與他的悲劇羅米奧與朱麗葉（*Romeo and Juliet*），哈麥雷特（*Hamlet*），奧塞洛（*Othello*），馬克白（*Macbeth*），該撒（*Julius Caesar*）及安東尼與克麗亞巴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等。

873.55  
529-5  
(367)

該撒大將

譯者的話

這是莎士比亞的作品，莎士比亞在世界文學中所處的地位，讀者是知道的，不需要我來介紹；這篇作品是莎翁四大悲劇之一，它的主題的選擇，它的作風的豐富，它的結構的嚴正，它的劇情的緊湊，它的主題的演出，它的人物性格表現的深刻，前人早已指出，就是讀者在完全閱讀本篇之後，自己也可以意識到的。道登 Dowden說，「這是莎翁最工整的一篇戲劇。」譯者以為這句話到是很公允的，很合理的評價。

有人以為本篇應題名為「勃魯特士」，不當題名為「該撒大將」，理由是（一）該撒在第三幕第一場中即被刺身死，（二）本篇主要地在描寫勃魯特士這種典型人物的悲劇，其實這話錯了。就道登所說的，該撒的身體雖然在第三幕後沒有出現，然而他的精神却統制着全篇，他的影響始終籠罩在這羣叛徒的頭上，使得這羣叛徒賠償了慘殺他的責任。加沙斯死的時候，勃魯特士去看他，說「該撒啊，你還是偉大的很！你的魂靈在外面飄盪着，使得我們的劍都刺向我們自己的腹臟裏。」等到他自己死的時候，他也說，「該撒，現在你

安靜吧我殺你的時候還沒有這時候一半的願意。」因此，莎翁把這篇戲劇起名爲『該撒大將』，因此譯者也就沒有更改它。

本書譯文並未依照原書排列：因爲原文是以一種 *Blank verse* 寫的，每行約有五節，每節含有兩音，一重一輕。統篇固然有點出入，有的是用散文，有的每行多出一節，有的一音含有二音，有的重音和輕音互調，可是大致呢，還不失爲 *Blank verse*。至於譯成中文以後，已經不是 *Blank verse*，偏還要照着 *Blank verse* 的排列，這在譯者以爲是極端可笑的事。

莎翁作品裏所用的字，其意義很多與現在不同，因此要想澈底明瞭莎翁作品的原意，不得不參攷一般詮釋家的解釋。可是詮釋家的解釋，也正像他們姓名的不同，是互相差異的。這就完全依照着譯者的意見而決定取去了。譯者決定取去的標準，不外三種：一不違反作者的原意，二合乎近代的精神，三中國人可以理解的。其實就是譯者的譯文，也不過是這三種標準的實用而已。

可是儘管訂有標準，能不能做得到，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因爲名家的作品，尤其是名家



的代表作，像莎士比亞的，該撒大將，哈夢雷特 Hamlet，李耳王 King Lear，及馬克白 Macbeth等，能夠澈底地明瞭它，已經不是件容易的事，何況是拿另外一種文字來複述它呢？

然而中國的文藝嗜好者，能夠讀英文原本的本就很少，至於能讀莎翁作品的更是寥寥晨星；爲着一般中國的文藝嗜好者打算，譯者就不得不盡其能力，屈辱了莎翁的作品，把它翻譯過來。這真像勃魯特士所說的，我不是少愛了莎士比亞，我只是多愛了中國人啊。

偉佛於古宣州。 二六，三，三〇。

該撒大將

登場人物

周烈·該撒。

何台尉·該撒，

馬克·安東逆，

姆·艾密勒·萊辟德，

謝細若，

巴勒士，

元老院議員。

泊必勒，

馬克·勃魯特士，

加沙斯，

嘉斯卡，

隋納，

周烈·該撒死後的三個元首。

反對周烈·該撒的黨人。

下簡稱：

該撒

何

安

萊

謝

巴

泊

勃

加

嘉

隋

該撒大帝

屈那那，

李慨銳，

帝遂·勃魯特士，

賣它勒·信拔。

福來法，

莫如勒，

護民官（即地保——譯者註）

爾鐵密多若，——修辭學的先生。

隋那，——一位詩人；還有一位詩人；一位預言家。

劉遂勒，

狄庭納，

麥沙拉，

小賈徒，

物流納，

勃魯特士和加沙斯的朋友。

屈 李 帝 信 福 莫 爾 詩 劉 狄 麥 小 物

該撒大帝

法若，

克力特，

可老得，

施專多，

牛塞，

笄旦納，

平代拉，

蓋寶娜，

寶兒色，

元老院議員多人，市民多人，衛士多人，侍從多人等。

地點：羅馬；沙的斯；和菲力辟附近。

勃魯特士的僕人。

加沙斯的僕人。

該撒之妻。

勃魯特士之妻。

法 克 可 施 牛 笄 平 蓋 寶

# 第一幕

## 第一場 · 羅馬，一條街。

——福來法莫如勒及一羣雜亂的市民上——

福 滾開！回家去，你們這些懶惰的東西，滾回家去。今天是假期麼？怎麼！你們不曉得做手藝的人不當在做工的日子不帶着你們職業的符號就來亂走？——說，你是做什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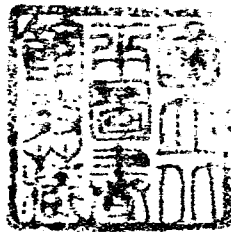
市民一 怎麼，先生，是個木匠。

莫 你的皮裙子到什麼地方去了？你的尺子呢？把你最好的衣服穿上做什麼？——你呢？這位，你是做什麼的？

市民二 老實說，先生，要和個好工人比，我只是個像你們所說的壞的修補匠。

莫 可是你的職業是什麼？直接地回答我。

市民二 先生，職業是，我想我能夠良心平安地做去的；那就是說，先生，專修補壞的腳後跟。



莫 什麼職業？你這渾蛋。你這個可惡的渾蛋，什麼職業呀？

市民二 我請你不要這樣，先生，不要同我發氣；倘若你真發氣，先生，我是能修補你的。

莫 你這話什麼意思？修補我？你這無禮的渾蛋！

市民二 怎麼，先生，我修補你。

福 你是個修補匠，不是嗎？

市民二 是的，先生，我全仗着鑽子生活；我不管商人的事，也不管女人的事；可是同時我也

是都管着的，說老實話，先生，我是個破鞋的醫生；當它們有大危險的時候，我來補救它們。

平常的人足上穿的牛皮鞋都是我手做的東西。

福 可是你今天爲什麼不在你的店裏？你爲什麼領着這些人到街上來？

市民二 真的，先生，來磨破他們的鞋的，使我自己多有點工作做。先生，說老實話，我們放假，

是來看看該撒，來慶祝他的勝利的。

莫 有什麼值得慶祝的呢？他帶回國的是什麼勝利呀？有什麼貢物隨着他到羅馬來？有什

麼貢物縛在囚索上來點綴他的車輪？你們這些木頭，你們這些頑石，你們這些比無知覺

的東西還要壞的東西啊！你們這些硬心腸的人，你們這些羅馬城裏的狠心的人啊，你們不曉得龐培嗎？你們有多少次都是爬到牆上，爬到高岡上，爬到鐘樓上，爬到窗戶上，對的，爬到煙囪頂子上，你們的孩子抱在懷裏，就在那裏你們能整天地坐着，忍耐地期待着看偉大的龐培從羅馬的街上走過；你們看見他的車子剛露出來的時候，你們不是一齊地歡呼起來，使得鐵巴河在岸下聽見，在她低岸處造成的你們歡呼的回聲都顫抖起來麼？你們現在就穿上你們最好的衣服麼？你們現在就放假了麼？你們現在就擲花在他殺死龐培而凱旋的血路上麼？滾吧！跑回家去，跪下來，禱告上帝，赦免這次因為你們忘恩負義而必須降臨的瘟疫吧。

福 走走，好同胞，爲着這種罪過招集你們一類的可憐人；你們帶着他們到鐵巴河岸去哭吧，把你們的眼淚哭到河裏，直到最低的潮水可以和最高的河岸相平的時候才止吧。

(市民下)

看，也許他們的劣根性沒有受感動，可是他們都知道罪一聲不響地走了，你向那條路走，到天帝廟裏去；我向這條路走。你要看見該撒神像披掛着祭物就把它拿下來。

莫 我們能夠這樣幹麼？你知道今天是劉拔可節。

福 沒是關係；不要讓任何像掛着該撒的戰利品。我要在這裏走一會，趕走街上這些市民；你也這樣趕，倘若你看見他們聚得多的時候。從該撒的翼上摘下來這些正在生長着的羽毛不會使得他飛得過高的，還有誰能飛出我們視線以上，使得我們很屈辱地害怕他呢。

(同下)

## 第二場 還是羅馬，一個公共場所。

——在隊伍中和樂聲中該撒上，安東逆是擔任跑的，上，跟着上的有蓋寶娜，寶兒，帝遂，謝細若，勃魯特士，加沙斯，嘉斯卡；一大羣人；這裏邊有個預言家。——

該撒 蓋寶娜！

嘉 啊，安靜呀！該撒說話了。

(音樂停)



駭 撒 大 將

該撒 蓋寶娜!

蓋 在這裏，陛下。

該撒 你直接站到安東逆的跑道上，當他跑起來的時候。——安東逆，

安 該撒，陛下。

該撒 在你跑的時候，不要忘記摸蓋寶娜：因為我們的祖先說，凡是不生產的婦人，要是在神聖的奔跑中被摸一下，就可以擺脫她們不生產的惡疾的。

安 我記得：只要該撒說「做這個」，這個一定要做的。

該撒 開始吧；不要把禮節忘記了。

(奏樂)

預言家 該撒!

該撒 噯!誰叫?

嘉 不要作一點聲音——還要安靜。

(音樂停)

該撒 在那人羣裏是誰在叫我？我聽見有一個聲音比一切樂聲還尖，叫着「該撒。」講吧；

該撒是在聽着呢。

預 小心三月十五。

該撒 那是什麼人？

勃 一個預言家教你小心三月十五。

該撒 教他到我面前來；讓我看看他的臉。

嘉 那漢子，從人羣裏出來，來看看該撒。

該撒 你現在對我講什麼？再說一遍。

預 小心三月十五。

該撒 他是個幻想的人；讓我們離開他；——走過去。

（奏進行曲。除勃魯特士和加沙斯外全下。）

加 你要去參加這奔跑的典禮嗎？

勃 我不。

加 我勸你去吧。

勃 我不大歡喜熱鬧的；我是沒有安東逆那種活潑精神的。不要讓我打斷了你的興趣吧。

加沙斯；再見吧。

加 勃魯特士，我近來很注意你的：在你的眼裏，我本來有的親愛精誠及和氣，你以為我是沒有的：你對於愛你的朋友太疏遠了太冷淡了。

勃 加沙斯，你不要誤會，倘若我的面容有點憂鬱的話，我面孔的愁容是對我自己的。近來我正被相反的情感所煩惱，這是一種只對於我才特別的思想，也許就是這種思想沾污了我的行爲；可是我的好朋友們不要擔憂，加沙斯，你也是我的好朋友中的一個，——也不要再解釋我的疏忽，你只要曉得可憐的勃魯特士心裏正在交戰着因而忘記向別人表示親愛就好了。

加 那麼，勃魯特士，是我誤會了你的心情了；就因為這個誤會，我才將這有極大價值，極值得考慮的思想埋藏在我的心裏。好勃魯特士，告訴我，你能看見你的臉嗎？

勃 我不能，加沙斯，因為眼是不能看見眼本身的，除非用鏡子或是用一些別的東西。

加 一點不錯；可惜的很，就是因為你沒有這樣的鏡子，可以使得你隱藏着的價值照到你眼睛裏來，使得你能夠認識你自己。譬如說吧，我就聽見過許多羅馬名人，除了該撒陛下以外，在時代束縛之下呻吟着，一談到勃魯特士，總都希望高貴的勃魯特士能夠有他的眼睛。

勃 你教我尋找我自己身上所沒有的東西，你是想引我去做什麼險事呀？

加 那麼，好勃魯特士，你聽着好了：既然你曉得你不能像用鏡子那樣看見你自己，就是你的鏡子，我要將你自己還不曉得的，輕輕地揭出來給你看：我是個普通的好嘲笑的人嗎？你不要懷疑我，良善的勃魯特士，我是個慣於對初結交的人拿普通的誓詞來表示情感的人嗎？倘若你知道我是諂媚人的，是出死力巴結人到後來又說他壞話的，或是在宴會的時候向一切混雜的人自己介紹過，那麼你認我是個陰險的小人好了。

（進行曲及歡呼）

勃 這歡呼是什麼意思？我眞怕人民會選該撒做王的。  
加 哎，你也怕這個嗎？那麼我想你也不願他這樣的了。

勃 我不願的，加沙斯；雖是很愛他。——可是你到底有什麼事把我留在這兒這樣久？你想我談的是什麼話呀？倘若關於公衆的利益，就是一邊是正義，一邊是死，我看待這兩個統是一樣的，因為上帝把我造得愛正義更甚於怕死。

加 我曉得你是有這種德性的，勃魯特士，就像我認得你的面容一樣。好的，我的話的題目就是正義。——我不曉得你和別人對於這種生活是怎樣地想；可是就我個人說，我情願死，我都不情願像我現在這樣子。我生下來就自由，和該撒一樣，你也是這樣的：我們兩個都同樣地吃東西；我們兩個也像他一樣地忍受冬天的寒冷；有一次，天陰又起大風，鐵巴河的浪被風吹得直撲河岸的時候，該撒對我說，「加沙斯，現在你敢同我跳進這洶湧的波浪中游到那個地點去嗎？」——我一聽見這句話，我就原身不動地跳進去，教他跟我來，他呢，也真跟下來了。波浪洶湧地翻騰着；我們用我們強壯的筋力同它掙扎起來，我們一心地同它抵抗，撥着浪前進。可是我們還沒有到指定的終點，該撒就叫起來，「加沙斯，救救我，否則我要沈下去了！」我，像我們偉大的祖宗安納斯在托羅城的火燄中背出安基茲一樣，把這個無力的該撒從戴巴河的洪浪中救出來。這個人現在是做了閹人了，而

我呢，却是個可憐的人。倘若該撒無意地向他點頭，他還得深深地鞠躬呢。他在西班牙的時候得了個熱病，當他的病來了的時候，我曾經注意到他怎樣的顫抖。真的，這個關人真顫抖過的；他的膽怯的嘴唇的確變過慘白色；那個震摺全世的眼光的眼光，的確失過光輝。我聽見過他呻吟：是的，那個命令羅馬人聽從他並將他的話記到書裏的嘴呀，哀哉！這樣叫過，『給我一點酒吧，狄廷納』就活像個有病的女孩子。天曉得，這真使我吃驚，這樣軟弱的一個人竟會克服了偉大的世界而獨得勝利。

（歡呼。進行曲聲又起。）

勃 全場又歡呼了一聲！我真相信這些歡呼聲是因為又有新的光榮給了該撒。

加 你，怎講，他在這狹仄的世界裏闊步真像個巨人一樣；而我們這些小人們在他的巨腿底下行走，東張西望，尋找我們的卑賤的墳墓，就完了。人有時候是可以支配命運的；我們做人部下，這個錯誤，親愛的勃魯特士，並不在命運，而在我們自己。勃魯特士和該撒；那個該撒又有什麼呢？為什麼那個名子比你的響得多？把它們寫在一起吧，你的名子也和他的一樣地是個美麗的名子；唸它們吧，它們一樣地合口；稱稱它們吧，它們同樣地重；拿它

們去攝鬼神吧，勃魯特士可以和該撒這名子一樣快地召來鬼靈。

（歡呼）

現在諸神在上，我們的該撒吃的什麼東西使得他長得這樣偉大呢？時代啊，你真丟醜！羅馬啊，你失去了品格高貴的人物！自從大水後跑到那地方以來，羅馬就僅因為一個人而著名嗎？直到現在，什麼時候他們可以說，談到羅馬，羅馬寬大的城牆只圍繞着一個人呢？現在真是羅馬了，有的是空子，倘若羅馬裏邊只有一個人啊！你和我統聽見我們的祖先說過，以前有個勃魯特士，情願讓永遠的魔鬼統治着羅馬都不願有一位君王。

勃 你真是愛我的，我一點也不疑心；就是你想教我去做什麼事，我也猜到點影兒；我對於這事怎樣想，對於這個時代怎樣打算，我以後要詳細地述出來；在目前呢，我誠懇地請求你，不要使我受更深的感動了。你所說的話我一定要考慮的；你要講的話我一定很耐心地聽着；找一個適當時間讓我去聽取，並且回答這樣重大的事情吧。直到那個時候為止，我的高貴的朋友，你細想這句話吧：「勃魯特士情願做個鄉農，不願處在這時代會加在我們身下的苛暴情勢之下做個羅馬的子民。」

加 我很高興我的軟弱的言語會激起勃魯特士激烈的表示。

——該撒和他的扈從又上——

勃 儀式完了，該撒現在回來了。

加 當他們走過去的時候，拉一下嘉斯卡的袖子；那麼他會拿鹵莽的樣子告訴你今天值得曉得的事情。

勃 我一定照辦。——可是，加沙斯你看見嗎？該撒是滿臉怒氣的，就是其餘的人也像被罵過似的；蓋寶娜的雙頰是慘白的；謝細若的眼睛是這樣的憤怒這樣的銳利，就像我們以前看見他在國會裏因同幾個元老協商而發怒是一個樣子。

加 嘉斯卡會告訴我們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該撒 安東逆！

安 該撒？

該撒 讓我有些肥胖的人在我身邊；髮光可鑒的和到晚就睡的人；那個加沙斯有瘦削和飢餓的神情；他懂得太多了這種人是危險的。



安 不要怕他，該撒；他不是危險的，他是個高貴的羅馬人，脾氣很好的。

該撒 希望他能胖一點就好了——可是我並不怕他倘若我的名子是怕人的，我不曉得我得趕快躲避的，除了像那個瘦加沙斯以外還有何人。他讀得太多了；他是個偉大的觀察家，他看穿了人們的行動，他不像你愛運動，安東逆他不聽音樂他不大笑的；就是笑呢也帶着一種神情，就像他在嘲笑他自己責罵他自己不該因為什麼事被感而笑似的。像他這樣子的人看見有比他偉大的人心裏總是不舒服的；所以他們都是很危險的。我不告訴你我所怕的而告訴你什麼東西是可怕的，因為我總是個該撒呀。到我右邊來，因為這個耳朵是聾的，實實在在地告訴我你以為他怎樣。

（該撒及其扈從下。嘉斯卡獨留。）

嘉 你拉我的大衣你想同我說話嗎？

勃 是的，嘉斯卡，告訴我們今天有什麼事使得該撒這樣的懊喪？

嘉 怎麼，你同他在一起的，不是嗎？

勃 那我就不會問嘉斯卡今天有什麼事了。

嘉 那麼，有一個皇冠獻給他獻給他的時候，他用手背把它推開了，這樣子，因此市民都歡呼起來。

勃 第二次歡呼作什麼呢？

嘉 怎麼，也是爲的那個呀。

加 他們歡呼三次，最末了一次歡呼爲的什麼呢？

嘉 怎麼，也是爲的那個呀。

勃 皇冠獻給他三次麼？

嘉 對呀，天曉得，正是三次，他也三次把它推開，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推得弱些，他每一次的推開，我身旁的一些人就歡呼起來。

加 是那個獻給他皇冠的？

嘉 怎麼，是安東逆。

勃 告訴我們那個情形吧，好嘉斯卡。

嘉 要是講那情形，我得要送命的，那只是開玩笑罷了，我沒有注意到，我看見安東逆獻給

他一個皇冠——可是，那也不是個皇冠，那只是一頂王公的冠冕；——就像我告訴你的。他把它第一次推開，可是依我想，他是極歡喜去得到它的。此後他又把它獻給他；他又把它推開；可是，依我想，他是很不願把他的手離開它的。此後他又做第三次的供獻；他也第三次地把它推開，就當他推辭的時候，四圍的人都歡呼起來，拍他們的粗糙的手掌，把他們有汗氣的夜帽擲向天空，喊出帶有極臭氣息的呼聲，因為該撒拒絕皇冠，這似乎使得該撒發暈；因為他聽着這歡呼聲就暈過去，倒在地上；至於我呢，我也不敢笑，因為我怕張開口受了惡濁的空氣。



加 可是，輕點，我問你怎麼，該撒發暈了？

嘉 他倒在市場上，滿嘴白沫，一聲不響的。

勃 是很像的：他是有暈倒的病根的。

加 不，該撒沒有這病；有的只是你和我及這位正直的嘉斯卡，我們是有暈倒的病的。

嘉 我不曉得你這話的意思；可是我真知道的該撒確曾倒在地。他得到雜亂羣衆的歡喜，這些雜亂的羣衆就拍掌，不得到他們的歡喜，他們就『嘶！』就像他們在戲園子裏對

戲子的一樣，倘若不是這樣情形，我不算個誠實的漢子。

勃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說些什麼話呢？

嘉 天曉得，在他未暈倒之前，他看見這一般的羣衆因爲他拒絕皇冠而歡喜的時候，真要命，他解開他的外衣，伸着頸子教他們去割咽喉。——倘若我是有這意思的人，聽見他這話，我要不動手收拾他，我就和罪人一起落到地獄裏去。他就這樣地倒在地上。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說他剛才說話或舉動有不對的地方，他希望大家想到那是由於他的疾病。有三四個年青的婦女站在那裏叫着說，『哎呀，真是好人！』——就這樣誠心誠意地饒恕了他。可是我們不要注意她們，因爲倘若該撒刺死她們的母親，她們也會做出這一套的。

勃 就在那以後，他就這樣懊喪地回來了？

嘉 是的。

加 謝細若講什麼話嗎？

嘉 是的，他講的希臘話。

加 含的什麼意思呢？

嘉 不曉得，倘若我告訴你，我就不會再見你面了。可是那些懂得他話的人都互相地微笑着，並且搖頭。可是，至於我呢，我只知道那是希臘話。我還可以告訴你們一些消息：莫如勒和福來法兩個人，因為撕該撒像的肩巾已經被殺了。再見吧。呆事還多咧，可是我都記不得了。

加 嘉斯卡，我今晚請你吃飯好嗎？

嘉 不能，我已經答應了別人。

加 我明天請你好嗎？

嘉 好的，只要我明天還活着，你還記得，你的菜很好吃的話。

加 好，我等你。

嘉 等我好了；倆位再見。

(嘉斯卡下)

勃 他長成這樣一個蠢傢伙！他在學校讀書的時候，他到是個很活潑的。

加 他現在還是很活潑的，要是他幹一件勇敢而高貴的事業，可是他總是裝着迂緩的樣子。這種侮慢的樣子就是他的好智慧的引子，能夠使得人更高興的接收他的言語。

勃 是這樣子。這時候我真要離開你了，明天，倘若你願意同我說話，我就到你家裏去；或者，你要是願意，到我家裏來，我一定在家裏等着你。

加 我一定到你家裏去；——直到那個時候你可以想想這個時代的事。

(勃魯特士下)

好的，勃魯特士，你真高貴；可是，我已經看見你那已經確定的性格是可以改造的；因為要迎合有高貴思想的人，就要拿他們所歡喜的來說；還有誰能夠堅決地不受誘惑呢？該撒對待我固然很薄；可是他却愛勃魯特士；倘若我現在是勃魯特士，他是加沙斯，他不能同我玩這一套。今天晚間我一定教一個人從他的窗戶丟進幾個人寫的東西，就像從幾個市民丟去的，統指出這個偉大的主張就是羅馬全依賴着他；順便也要間接地論到該撒的野心；這事做過以後，讓該撒來安坐其位吧；因為我們不是把他打倒，就得忍受更惡劣的日子了。

(下)

第二場 還是羅馬，一條街。

——雷聲和閃電。嘉斯卡和謝細若從對方上，嘉斯卡手裏拿着抽出來的劍。

謝 嘉斯卡，晚上好。你帶該撒回家的嗎？你怎麼這樣地驚恐？你爲什麼這樣地呆視着？

嘉 當地球旋轉得像個不確定的東西，你能不害怕嗎！謝細若，我曾經看見過大風暴的，那呼嘯的風，把糾結的橡樹都劈開了；我并看見過蒼茫的大海洋膨脹、發威、浪花飛濺，洶湧的浪和將要下雨的雲兒幾乎相齊；可是直到今晚，直到現在這個時候，我從來不會在風暴當中走路把火把駭得丟在地上的。要不是天上頭有了內戰，就是因爲這個世界對於神們太刁滑了，因此惹得他們來毀滅這世界。

謝 怎麼，你看見了更奇怪的東西嗎？

嘉 一個普通的奴隸——你一看見他就會認識他的——舉起左手，火燄燒得就像二十個火把縛在一起燒的樣子；可是他的手呢，並不覺得火燒，一點都沒有火傷。還有——我那個時候還沒有把劍抽出來——我到議院去，碰見了一條獅子，這獅子睜着眼睛看着我，

以後就兇猛地走了過去，沒有來對付我；還有一百多個婦女都駭得擠在一起，臉色也變了，駭呆了，她們都發誓說她們看見街上有許多男子在火裏走來走去。而且，昨天就是在正午，就在市場上叫起來。當這些奇事都接二聯三地發生出來，人們不當再說，『這些就是他們的理由，——他們都是自然的；』因為，我相信他們都是表示我們這國家將有重大不幸事件的徵兆。

謝：對的，這真是個特殊的時代；可是人總可以依照自己的方式來解釋事物的，儘管與事物的真理相反甚遠。明天，該撒到議會裏去嗎？

嘉：他去的；因為他已經吩咐安東逆轉告你，他明天要到那裏去的。

謝：那麼，晚上好，嘉斯卡：這樣壞的天氣是不宜於散步的。

嘉：再見，謝細若。

(謝細若下。)

——加斯沙上——

加：誰在那裏？



嘉 一個羅馬人。

加 聽你的口音，是嘉斯卡。

嘉 你的耳朵真不錯。加沙斯，這是個什麼晚間！

加 對於正直的人也還是個很快樂的晚間。

嘉 誰能夠曉得天老爺爲什麼要這樣發威呀？

加 知道地球上充滿了罪惡的人會曉得的。至於我呢，我到這街上來漫步，來暴露我自己。

給這危險的夜間的，就是嘉斯卡；像你所看見地這樣解開着，我露出胸膛對着雷火；當那

閃擊的電光，照亮天空的時候，我真跑到電光閃爍的底下等待雷擊。

嘉 你爲什麼這樣來干犯天怒呀？平常的人遇見萬能之神發怒示威以恐嚇他們的時候，

他們總是害怕顫抖起來。

加 你太笨了，嘉斯卡；你真缺少一個羅馬人所具有的精神，否則，就是你不用它。你看見這

天空的奇怪景象，你的面色慘白起來，你瞪着眼睛望着，滿臉的怕意，你驚奇起來；可是倘若

你想這真正的原因，爲什麼有這火，爲什麼有這些徘徊的鬼，爲什麼鳥和獸都違反了本

性，爲什麼老年的人都呆起來，孩子們都能幹起來；爲什麼這些東西都失去了他們的使命，他們的·天性和他們的本能，變成很奇怪的特性；——爲什麼你發見這天空裏佈滿了這些精靈古怪，拿着這些精靈古怪工具來恐嚇來警告，到這樣異常的地步？嘉斯卡，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一個人和這夜間一樣地可怕，也是雷鳴，也是閃電，也是像議院裏的獅子一樣地吼叫；這個人並不能比你比我偉大，在個人的能力上；可是他竟然發展得極龐大極可怕，和這些奇事差不多。

嘉 你的意思是講該撒；是不是，加沙斯？

加 隨便是那一個；因爲現在的羅馬人的四肢和體力和他們的祖先是一樣的；可是我們這時代就丟臉了！我們祖先的思想已經死了，我們現在是被女人們的精神所支配；我們的束縛和我們的忍受表示我們有女性。

嘉 真的，他們說元老們在明天就選該撒作王了；除了意大利以外，不問在任何地方的水上或陸上他要戴他的王冠。

加 那麼我這短劍就知道向什麼地方刺去了；加沙斯會從桎梏中放出加沙斯的，像這種

事啊，你們在天的神靈，你們使得弱者變成極強；就是這樣啊，你們在天的神靈，你們打倒了暴虐的人；精神的力量絕不是石壁、鐘樓、打熟的銅牆、蔽塞的地牢，或是粗重的鐵鍊所可阻止；只因生命要是對於這些世間的苦惱厭倦了，不怕沒有力量來消滅它自己的。我能知道這一點，我就知道世界上的一切，我所忍受的暴虐，我高興我就可以把它解除。

（依然有雷聲）

嘉 我也能夠任何被束縛的人都有拿他自己的手解除他的束縛的能力。

加 該撒爲什麼要成個暴虐的人呢？可憐的人啊！我知道他並不是個狠，可是他却以爲羅馬人是綿羊；他不是獅子，倘若羅馬人不是鹿。想幹快地引起一個大火的人，開頭總是用些軟弱的草。當羅馬被用來作燃燒的材料來照亮這樣惡劣的一個東西，像該撒這樣，羅馬真是個廢物！真是個沒出息的東西！可是，哦倒霉，你把我帶到什麼地方了？我大略是在個願意做奴隸的人面前說這些話了；那麼，我就擔當這個責任；可是我是武裝起來的，我毫不怕什麼危險的。

嘉 你在對嘉斯卡說話咧；對這樣的一個人講話，絕不會有告密等事情發生的。來吧，來握

手吧；努力來解除這一切的虐政，我們組織個反對黨吧；我一定盡我最大的能力向前邁進。

加 好，現在我們就算決定了。嘉斯卡，你現在可以曉得的，我已經說動了一些思想高尚的羅馬人來同我一起擔當這個結局光榮而危險的大事；我曉得今晚間他們都在龐培走廊等着我呢；因為現在這個可怕的夜間，街上不會有人走動；而這天色呢極合於我們在幹的事，大流血的，極激烈的極可怕的事。

嘉 來靠近站一會，因為有人匆忙地對這兒來了。

加 那是隋納；我聽見他的足音我就曉得是他的；他是個同志。

——隋納上——

隋納，你匆忙地對那裏去？

隋 找你去。他是誰呀？不是賣它勒·信拔？

加，不是，是嘉斯卡，也是加入我們這個組織的一個人，他們都不在等我嗎，隋納？

隋 我很歡喜的。今晚間是多麼可怕的一個晚間啊！我們有兩個人，看見過一些怪

異的東西

加 他們都不等我嗎？告訴我。

隋 是的，他們都在等你哩。哦，加沙斯，你要是能教高貴的勃魯特士也加入我們這黨就好了——

加 你可以滿意的。好隋納，拿着這紙，你看看，把它放在執政官的椅子上，只教勃魯特士可以發見它；再把這張丟進他的窗戶裏邊；再用蠟把這張黏在老勃魯特士的像上；這些都做好了，就到龐培的走廊去，在那地方你可以遇見我們的帝遂·勃魯特士和屈那那二人在那裏嗎？

隋 除了賣它勒·信拔以外都在那裏；他到你家裏去找你去了。好的，我得趕快去分散這些紙像你告訴我的。

加 做好了，就到龐培的戲園裏去。

(隋那下)

來呀，嘉斯卡，你和我要在天亮以前到勃魯特士家裏去見他；他有三分已經是我們的了；

我們再見他一次，他這整個的人都會屬於我們的了。

嘉 啊，他是得到一切人民愛戴的。我們像謀逆的行爲，藉着他的面容，像個豐富的化金術，將要把它變成道德和價值了。

加 你對於他和他的價值和我們對於他的需要，說得話一點不錯。讓我們走吧，這已經是，下半夜了；在天亮之前我們得叫醒他，一定要把握着他的。

(同下)



冕了——他怎樣地改變了性情，這到是個問題。天氣溫暖就會產生蛇虺，走路就得小心。把他加冕？——那個；——那麼，我承認，我們是放了一個毒刺在他身上，他要高興的時候，他就可以毒害人的。偉大的害處就是在感情和權力分開：談到該撒說句老實話，我不到曉得什麼時候，他的感情竟然支配了他的理性。可是這是個普通經驗，低微總是野心的。一個階梯，向上爬的人的臉總是對着它的：一等到他爬到梯子的頂點的時候，他就丟了這梯子，眼望着雲兒，瞧不起他剛才從那兒爬上來的低級：該撒就會這樣子的，那麼，怕他這麼樣子，所以就阻止。照他現在這樣子，本來沒有說話的藉口，我們這樣說：像他這樣子，再增大起來，就會釀成這樣這樣的極端的：所以以為他像個蛇蛋，要是教他成了小蛇，就會像一般的蛇，會毒害人的，不如乘他還是蛋的時候就殺死他。

——牛塞又上——

牛 獨已經在你的書房裏點亮了，先生。到窗戶邊找火石，找出這樣封的一張紙；我剛才去睡覺的時候，這張紙還不在那兒。

(把信遞給勃魯特士)



勃 再去睡覺去吧；天還沒有亮呢。明天不是牛塞，不是三月十五嗎？

牛 先生，我不曉得。

勃 看看日曆，來告訴我。

牛 是，先生。

(下)

勃 流星在天空裏飛馳着給我們許多光，我到可以藉此來看看這封信的。

(拆開這封信，讀起來。)

勃魯特士，你睡覺了；醒起來吧，看看你自己。

羅馬還能，等等。說話吧，鬥爭吧，補救吧！——

勃魯特士，你睡覺了；醒起來吧！——

這樣的刺激性的文件常常丟在我把它們拾起來的地方。「羅馬還能，等等。」讓我來把它補說出來：羅馬還能被支配在一個人的威勢之下嗎？怎麼！羅馬？我的祖先曾經從羅馬的街上趕走塔金，當他被稱為王的時候。「說話吧，鬥爭吧，補救吧！」——請我出來說話

並鬥爭嗎？啊，羅馬！我答應你，倘若後面跟着的必須是補救，你一定可以得到你的整個請願在勃魯特士的手裏的！

——牛塞又上——

牛 先生，三月已經過了十五天了。

（裏邊有人叩門）

勃 好的。到門口去：有人敲門。

（牛塞下）

自從加沙斯勸我反對該撒，我就沒有睡覺。在這做可怕的事情和第一個衝動之間，一切時間就像個幻影，或是像個一場惡夢樣，理想的靈魂和身體的力量互相爭執；人的樣子呢，就像個小國家樣要受國內革命的苦痛了。

——牛塞又上——

牛 先生，你的朋友加沙斯在門口等着，要見你。

勃 就他一個人嗎？

牛 不是的，先生，同他一陣還有幾個人。

勃 你認識他們嗎？

牛 不認識，先生，他們的帽子戴的很低蓋着耳朵，有半個臉是遮在他們大衣裏，我實在沒有法子可以看見他們的臉色。

勃 請他們進來好了。

(牛塞下)

他們都是密謀的人。啊，密謀背叛！在夜間一切惡物都很自由，你們害羞不敢露出你們的可怕的面容嗎？啊，那麼，在白天的時候，你們又到什麼地方找出一個黑暗的洞，能夠隱藏你們的兇像呢？一個洞也不要找吧，密謀的人，把它藏在笑容和謙恭裏就行了；因為倘若你們走起路來，還帶着你們原來的那樣子，就是你們藏到地獄裏，地獄也不會黑得使人找不出你來。

——加沙斯，嘉斯卡，帝遂，隋納，賣它勒·信拔，及屈邦那上——

加 我想我們來打攪了你的安息，很對不起的：早上好呀，勃魯特士，我們吵鬧了你嗎？

勃 這時候我也就起身了；我一夜都沒有睡。同你一陣來的這些人我都認識吧？

加 是的，每個人你都認識的；在這裏的這些人都尊敬你；並且每個人都希望你有一切高

貴羅馬人對你的意見。這位是屈那那。

勃 歡迎他到這裏來。

加 這位，帝遂·勃魯特士。

勃 他也受歡迎的。

加 這位，嘉斯卡；這位，隋納；這位，賣它勒·信拔。

勃 他們都受歡迎，有什麼要緊的事情使得你們通夜地不睡呢？

加 我來問一句好吧？

（他們耳語）

帝 這地方是東；太陽不是從這裏上升嗎？

嘉 不是的。

隋 啊，不客氣了，先生，是從這裏上升的；那地方的灰色光線射在雲邊上的，就是白晝的先

驅呀。

嘉 你們得承認你們倆個都錯了。這個地方，我用劍指的地方，就是太陽上升的地方；這地方很偏南方的，要是到了一年的春季。再過兩個月以後，更偏向北的放射光線起來；至於正東呢，就像國會樣，直接地聳立在這裏。

勃 每個人都來輪流地和我握手吧。

加 讓我們都發誓。

勃 不，不要發誓：假若不是面部的表情，就是我們靈魂的受罪，這個時代的惡劣——倘若這些動機還嫌弱，那就即刻地滾吧，每個人都滾回各人的懶惰的床上去；讓着日空一切的獨裁者繼續當道，直到每個人聽着命運而死亡的時候爲止吧。可是倘若這些動機已經足以激起懦弱者的心，已經足以堅強有婦女們柔性的人的勇氣——我想他們是能夠的——那麼，同胞們，我們自己的主張已經可以促使我們去解除去補救，我們還要什麼刺激做什麼呢？羅馬人祕密地說過話，並且答應不更改，還有什麼誓詞比這個靠得住的呢？正直的人同正直的人相約這樣做，不做的就得死，還有什麼誓詞比這個還好的呢？

發誓的只有牧師們，懦弱者，欺騙的人，老弱的殘尸，和那些歡迎虐待的天生受罪的人；這些人才對着壞的主張發誓，怕人不信；可是不要玷污了我們這毫無瑕疵的事業。也不要玷污了我們這不可屈服的精神，以為我們的主張和行動需要一個誓詞；倘若一位有一點兒破壞了他已經答應了的約言，他身上所有的每滴羅馬人的血都是幾個人私生子的血。

加 可是對於謝細若怎麼辦？我們告訴他嗎？我想他一定和我們同情的。

嘉 我們不要把他丟了。

隋 不，我們絕不可告訴他。

賣 啊，讓我們把他拉進來吧；因為他的年紀大一定可以給我們很好的意見的，並且可以買得人們信賴我們行動的心；人會說我們的舉動是他指導的；我們年青人的舉動和過激不至於露出來，一切都可以掩飾在他的嚴肅中的。

勃 啊，我們不要提他吧；我們不要告訴他；因為他絕不幹別人發動的事的。

加 那麼，我們就把他丟開。

嘉：真的，他是不合宜的。

帝：除了該撒以外，不殺別的人嗎？

加：帝，講的好——教該撒死不教非常愛該撒的馬克·安東逆死，我想這是不對的；我們將來會發覺他是個深沈的陰謀者的；而且你們是曉得他的才能的，倘若他要鼓勵它們努力地做，很會來煩惱我們的；那麼，爲阻止起見，讓該撒和安東一起死吧。

勃：我們的事情似乎太殘忍了，加沙斯，既割下了頭，又割下四肢，到後來像是因怒因嫉妬而來殺人的樣子；因爲安東逆不過是該撒的四肢吧了。讓我們做獻犧牲者，不要做個屠殺者，加沙斯。讓我們起來反對該撒的精神；而在人們的精神裏是沒有血的啊，我們能夠處分該撒的精神就好了，我們不是想肢解該撒的！可是，不幸的很，該撒總要因爲這個而喪命的好朋友們，讓我們很勇敢地殺死他，不要很憤怒地殺死他；讓我們殺死他像是準備獻給神的犧牲似的，我們不要把他殺得像是丟給狗吃的殘尸樣；讓我們的心！就像偉大的主人似的，激起他們的僕人做出憤怒的事情來，到後來似乎又斥責他們似的。這個要使得我們的行爲是必需的，不是嫉妬的；在一般人的眼裏，我們要被叫着肅清者，不要

被叫着殘殺者。至於馬克·安東逆，不要記着他吧；因為他也不過是該撒的手臂，要是該撒的頭已經被斬去了的話。

加 可是我怕他：因為他愛該撒是毫不掩飾的——

勃 哎，好加沙斯，不要記着他吧；倘若他愛該撒，他能夠做的只有對於他自己——依着心情，為該撒而死；可是這個他是做不了的；因為他愛運動，愛舒適的生活，愛結交朋友的。

屈 他沒有什麼值得人怕的；不教他死吧；因為他活着，在事變以後他還會笑的呢。

(鐘响)

勃 靜一點！聽是幾點鐘。

加 鐘打了三下。

屈 這時候是要分散了。

加 可是，這還是很可疑的，不曉得今天該撒到不到國會裏去，因為他近來變得很迷信；和他以前對於幻像、夢景，以及迷信思想的堅決意見大不相同；也許這些明顯的怪物，今夜的非恐怖，和他的預言家的勸說使得他今天不到國會裏去的。



帝 不要怕這個倘若他真這樣決意，我能夠勸說他的：因為他歡喜聽人說，鹿因樹而喪身，熊因鏡而喪身，象因窟而喪身，獅因網而喪身，人因諂媚之人而喪身；可是當我告訴他，他是恨諂媚的人的，他說他是這樣，他已經被人大大的諂媚了。讓我去做這事吧：因為我能夠改變他的意志的；我一定把他帶到國會裏去。

加 不，我們都到那裏去帶他去。

勃 在八點鐘；至遲是八點鐘嗎？

隋 至遲就是八點鐘吧，大家不要遲了。

信 李慨銳恨該撒很利害，因為他說龐培好，該撒會罵過他；我真奇怪你們沒有一個人想到他。

勃 那麼，好賣它勒，你順便到他家裏去；他很愛我的，我給他許多原因；請他到我這裏來，我勸他也加入。

加 早晨已經到了，我們得離開你了，勃魯特士——朋友們，大家散吧；可是大家都要記得你們剛才說過的話，大家要像個真的羅馬人。

勃 先生們，要裝出很精神很快樂的樣子；不要教我們的臉色洩露了我們的事情，我們要像羅馬戲子那樣子來做事，精神一點也不疲倦，還像平常那個安靜的樣子；好，你們各位早晨都好。

（除勃魯特士以外都下）

小孩子！牛塞——睡昏了嗎？沒有關係；你既沒有玄想又沒有幻象，你只是享受黑甜鄉的滋味，有繁複思慮的人才會在腦子裏起玄想和幻象咧！所以你睡得這樣沈。

——寶兒色上——

寶 勃魯特士，吾愛！

勃 寶兒色，你什麼意思？你現在起來做什麼？你的柔弱身體在這樣冷的早晨就起來，這對你的健康是有妨礙的。

寶 對於你的身體也不好。勃魯特士，你不客氣地從我的床上爬起來：昨天晚間吧，吃飯的時候，你陡然站起來，在屋裏亂走，又是想又是嘆氣，兩手抱在胸前；當我問你是什麼事的時候，你不客氣地瞪着兩眼看我；我再勸勸你，你抓起頭髮來，並且很不耐煩地躁起腳來；

可是我仍是問你，你呢仍是不回答；你只用手擺了幾下教我離開你：我是離開你了；怕加重你的不耐煩；同時，希望着這只是陡然的心情的轉變，這是任何人都會有的。不料竟會使得你不說話，不睡覺；它竟能這樣的改變了你的容顏，這樣地影響了你的脾氣，我簡直不認識你了，勃魯特士，親愛的丈夫，告訴我你爲什麼這樣憂愁吧。

勃 我身體覺得不舒服，就是這。

寶 勃魯特士是聰明人，倘若他覺得不舒服，他一定即刻地想法子來診治的。

勃 是的，我正是在想法子——好寶兒色，到床上去吧。

寶 勃魯特士有病了嗎？做着衣服，在陰溼的早晨的溼氣裏徘徊着，這合乎衛生嗎？怎麼，勃魯特士有病了嗎？他能夠偷偷地溜開了他的舒適的床，來和夜間的惡毒之氣對抗，來嘗試這些污濁而風溼的空氣，來加增他的病嗎？不會的，勃魯特士；在你的腦子裏你有一些很麻煩的事情糾纏着你，這件事，我以我的地位的資格和權利，我是應該曉得的：那麼，我跪下來，我以我的曾經被人讚賞的美麗，以你向我發誓過的愛，以你的使得我們合成一人的大誓詞，我請求你將這事告訴我，這就是告訴你自己，告訴你妻子啊，你爲什麼

這樣憂悶：今天夜裏有些什麼人來找你：因為這裏來過六七位客，就是在黑影子裏也都把臉遮起來的。

勃 不要跪下，溫柔的寶兒色。

寶 倘若你是客氣的，我就不跪下了。我們是有婚姻的關係的，關係你的一些祕密事，是個例外是不許曉得的嗎？我和你就是一個人，可是這似乎有點限制，只可以陪着你吃飯，陪着你睡覺，有時陪着你說話，是不是這樣呢？我是在你的心的外邊嗎？要沒有其他的關係，寶兒色只是勃魯特士的一個妓女而已，不是他的妻子。

勃 你是我的真正的尊貴的妻子，我愛你就如我愛到我憂悶的心裏去的一滴一滴的紅血似的。

寶 倘若我是這樣，我就該知道這個祕密。我承認我是個女人，可是是勃魯特士娶做妻子的女人。我承認我是個女人，可是是有很大名氣的，——賈徒的女兒。我有這樣的父親和這樣的丈夫，你想我還是和一般女人們一樣嗎？把你們的會議告訴我，我總不會把它洩漏的；我的鎮靜是很有力地證明了的，我自己刺傷了我的大腿；我都能很鎮靜地忍受着，

該撒大將

難道我丈夫的祕密我反保守不了嗎？

勃 啊，感謝天，給我這樣好的妻子！

（裏邊敲門）

聽！聽！有一個人敲門；寶兒色，到裏邊去等一會吧；過一會我要將我心裏的祕密告訴你知道的。我把我所做的事統對你講，我爲什麼皺着眉毛的原因也告訴你——趕快離開我。  
牛塞是誰敲門？  
（寶兒色下。）

——牛塞及李慨銳上——

牛 這裏有個病人要同你說話。

勃 是賣它勒·信拔所講的李慨銳吧。——孩子，站開。——李慨銳！怎樣？

李 我這有病的人祝你早安。

勃 啊，你竟然在這個時候繫着頭巾出來了，勇敢的李慨銳！希望你沒有病！

李 倘若勃魯特士要做任何榮譽的冒險事業，我是沒有病的。

勃 我現在就有一件這樣冒險的事業要幹，李慨銳，你願意知道嗎？

李 在羅馬人崇拜的一切神祇面前，我現在擺脫了我的疾病！羅馬的靈魂！勇敢的子孫！你  
是由光榮的祖宗得來的！你呀，就像個招魂攝魄的人樣，將我已死的精神又喚醒了。現在  
你教我跑，我一定能同不可能的一些事物競爭；是的，能得勝它們。教我做什麼？

勃 一件足以使病人健康的事。

李 不是要把一些健康的變成病人嗎？

勃 那我們也免不了。到底是什麼，李慨銳，在我們對必須做到的人那地方去的路上，我來  
告訴你。

李 你帶着走；我心一意地熱切地跟着你走，去做我不曉得是什麼的事情；可是是勃魯特  
士帶着我走的，這已經夠了。

勃 那麼，跟着我走。

(俱下)

第二場 該撒宮殿中的一間房子。

——雷聲和閃電。該撒穿着睡衣。——

該撒 今天夜裏天和地都不平靜。蓋寶娜在夢中竟然叫了三次，『啊，救命呀！他們殺了該撒了！』裏邊是誰？

——一個僕人上——

僕人 老爺？

該撒 去告訴牧師們即刻地祭獻，把他們對於那結果的意見帶回來告訴我。

僕人 是，老爺。

——蓋寶娜上——

蓋 你什麼意思，該撒？你想出去嗎？你今天不能離開家。

該撒 該撒要出去的，能夠威嚇我的事物，統只可以在我背後搗鬼；可是當它們一看見了

該撒的臉它們就會煙銷雲散的。

蓋 該撒，我從來不注意兇兆的，可是現在的真使我害怕。除了我們聽見的和看見的東西以外，還有一個真可以算是守夜的所看見的最可怕的東西了，一個母獅子，在街上生產；

墳墓裂口吐出它們的死屍；兇猛的武士在雲裏成行地成隊地戰鬥，和戰爭完全一樣，流的血竟然滴在議會的房子；上；喊殺的聲音迴盪在空中，馬叫起來，將死的人呻吟起來，鬼靈在街上尖聲地號叫。啊，該撒！這些東西都是反常的，我真害怕。

該撒 偉大的神所決定的事怎麼能躲避得了呢？該撒是要出去的；因為這些徵兆對於全世界的一般人和對該撒是一樣的。

蓋 乞丐們死的時候，不會有彗星出現的；王公大臣要死了滿天都會紅起來。

該撒 懦弱的人在他們死了之前要死多少次的；勇敢的人嘗試死只有一次。我所聽見的一切怪事倒不怪，我以為最怪的是人竟會害怕起來；要知道死是人人免不了的，死要來了就得死。

——僕人又上——

那些教士們說什麼？

僕 他們勸你今天不要出去。把犧牲的五臟拉出來，在這獸的身體裏他們找不出心來。  
該撒 神這樣做是說懦弱是可恥的；倘若該撒今天因為怕留在家裏，該撒才是那個沒有



心的默不，他決不危險是極知道的。該撒比危險還危險的。我們倆是一天生的兩個獅子，我是那個大的是那個更兇猛的；該撒是要出去的。

蓋 哎呀，該撒，你的智慧都被自信心吞食了吧，今天不要出去，就說是因為我害怕你才留在家裏，不是因為你害怕。我們請馬克·安東逆到國會裏去；他會說你今天有點病的；我跪下來，求你這一次聽我的話吧。

該撒 教馬克·安東逆說我不大舒服；因為你的關係我要留在家裏吧。

——帝遂·勃魯特士上——

帝遂·勃魯特士來了，他會告訴他們的。

帝 該撒，老友！早晨好，可敬的該撒；我是來迎你到議會裏去的。

該撒 你來得正是時候，正可以替我帶個信給那些元老們，就說我今天不願意到了；說不能是扯謊，說我不敢，更是扯謊；我今天不願意到；把我這話告訴他們，帝遂。

蓋 就說他有病了。

該撒 該撒還能請他帶個謊話嗎？在戰爭中我能帶着軍隊征服這樣遠的地方，難道還怕

把這實話告訴那些鬍子嗎？帝遂去告訴他們，就說該撒今天不願意來。

帝 最偉大的該撒，讓我知道一點原因，因為恐怕我告訴他們這話，他們會笑的。

該撒 原因就是我的意思，我不願意來；這就可以使那些元老們滿意了。可是，想教你私人滿意，因為我愛你，我教你曉得。就是在這裏的蓋寶娜，我的妻子留我今天在家；她昨天夜間做了夢，夢見我的身體就像個火山樣，有百多個裂口，從那裂口流出血來，並且有許多有生氣的羅馬人微笑着走來，在那血裏洗手。這些她以為都是災害將來的警告和徵兆；她跪下來求我今天在家。

帝 這個夢是完全解釋錯了；這是個極好的極幸運的吉兆；你的身體上有無數的孔在流血，有無數的笑容滿面的羅馬人在這血裏洗手，這個意思就是偉大的羅馬從你才吸得復興的血，一般的偉人們將要搶先地找你的徽章等物以留紀念。蓋寶娜的夢就是這種意思。

該撒 你這樣解釋得很好。

帝 你聽見我說過了，是不错的；你現在知道——元老們決議在今天給偉大的該撒加上

皇冠。倘若傳話說你今天不願去了，他們的心是會改變的。此外，這就很容易地成了個笑柄，因為要有人說：『把這會議解散了吧，等到該撒的妻子做了好夢的時候，那時再說。』倘若該撒躲在家裏，他們能不說，『你看，該撒怕了。』嗎？請你原諒我，該撒，因為我極關心你的前途事業，我才告訴你這些話的；我的理智是被情感所支配的。

該撒 這樣講，你看你的害怕是多麼的可笑，蓋寶娜！我竟然答應了你，這多可恥。——把長袍給我，我決定去。——

——巴勒士，勃魯特士，李慨銳，賣它勒，嘉斯卡，屈邦那，隋納上——

看，巴勒士來接我了。

巴 早上好，該撒。

該撒 歡迎的很，巴勒士。——怎麼，勃魯特士，你也這樣早地起身？嘉斯卡，早上好。——李慨銳，該撒絕不是你的敵人，那使得你瘦弱的瘡疾才是的。——幾點鐘了？

勃 該撒，已打過八點。

該撒 謝謝你們的厚意，你們太辛苦了。

——安東逆上——

你看！安東逆，那漫漫的長夜終於過去了。早上好，安東逆。

安 最高貴的該撒，早上好。

該撒 教他們在裏邊趕快準備：——你們這樣等我都是我的錯。——現在呀，隋納：現在呀，賣它勒：——怎麼，屈那那！我將來要同你談一點鐘話的；記住，今天來訪我：靠近些，這樣我才可以記住你。

屈 該撒，我願靠你近些：——（旁語）我同你這樣靠近，你的最要好的朋友們却希望我離你更遠些。

該撒 好友們，到裏邊來，來共飲幾杯美酒；然後我們，就像朋友們樣，一起出去。

勃（旁語）每個人外表一樣心裏却不是一樣的，啊該撒，勃魯特士想到這個好生苦痛的！

（同下）

第二場 靠近國會的一條街。

——爾鐵密多若讀着上——

爾 『該撒，你得提防勃魯特士；當心加沙斯；不要接近嘉斯卡；要留神隋納；不要信賴屈那；那；要注意賣它勒·信拔；帝遂·勃魯特士並不愛你；李慨銳和你結有深仇。在這些人中，只有一個意思，就是要打倒你。倘若你不是個不死的神，你睜開眼四週望吧，大意就產生了陰謀了。願無所不能的上帝保佑你吧！愛你的爾鐵密多若上。』我就在這裏站着，等該撒從這裏過，像個請願的人，我就把這個遞給他。我的心都痛，一個有功德的人竟然不能在仇恨的口中生存於世。啊，該撒，倘若你讀了這個，你還可以活着；要是讀不到的話，那你真是兇多吉少了。

(下)

第四場 在這條街的別的地方，正在勃魯特士家的門口。

——寶兒色及牛塞上——

寶 牛塞，我請你趕快跑到國會裏去；不要站在這裏回答我的話，趕快跑。你怎麼站着不動？

牛 太太，我跑去做什麼？

寶 我要你跑到那兒，再跑到這兒，然後我才能告訴你在那裏做什麼——

啊，鎮靜，請你來加強我吧！請在我的心與舌之間放一座大山吧！我有男人們的心胸，却只有婦女們的控制力。教婦女們保守祕密是多麼難的事啊！——你還站在這裏沒走嗎？

牛 太太，你教我做什麼呢？跑到國會去一點兒事沒有再跑回來還是沒一點兒事嗎？

寶 啊呀，給我帶一句回話吧，倘若你的主人很平安，因為他帶着病出去的。再留心該撒做一些什麼，有什麼人向他請願。你聽，牛塞，那是什麼聲音？

牛 我什麼也沒有聽見，太太。

寶 請你用心聽吧。我聽見一個亂嘈嘈的聲音，像是打架似的，隨着一陣風，從國會那地方吹來。

牛 真的，太太，我什麼也沒有聽見。

寶 到這裏來，那位先生，你從那裏來的？

預 我方才是在我自己家裏，好太太。

寶 什麼時候了？

預 大約有九點鐘，太太。

寶 該撒仍然到國會裏去了嗎？

預 太太，還沒有；我就是去到那路邊站着，等着看該撒從那兒過，到國會裏去的。

寶 你對該撒有點請求吧？是不是呢？

預 是的，太太，倘若該撒高興，竟然能夠聽從我的話，我要求他當心自己。

寶 怎麼，你知道有一些不利於他的消息嗎？

預 我一個也不曉得，可是我很怕的是，也許會發生這些事的。你早上好。這地方街很窄，緊

跟在該撒後面的那一羣元老們，法官們，和請願的平民們會把我這樣弱的人擠死的。我

要找一塊更空曠的地方，在那裏等着偉大該撒走來好同他說話。

(下)

寶 我必須進去了。——哎呀，婦人們的心是多麼軟弱啊！勃魯特士！願上帝協助你完成這事業！這僕人一定聽見我的話了。——勃魯特士有一件請求是該撒不願答應的。——

啊，我要暈倒了！——跑吧，牛塞，對我的丈夫說我是很快樂的；再回來見我，告訴我他對你說些什麼話。

(同下)



## 第二幕

第一場 羅馬，國會裏；元老們都坐着。

——街上有一大羣人對國會去；在這些人中有爾鐵密多若和預言家，奏樂，該撒，勃魯特士，加沙斯，嘉斯卡，帝遂，賣它勒，屈邦那，隋納，安東逆，萊辟德，泊必勒，巴勒士及其他諸人上。

該撒 到了三月十五了。

預 是的，該撒；可是還沒有過去咧。

爾 擁護，該撒！讀我這個呈文。

帝 屈邦那懇求你在閒暇的時候把他這個卑微的請求書仔細地讀一遍。

爾 啊，該撒，先讀我的；因為我的請願與該撒更爲關切：讀吧，偉大的該撒。

該撒 凡是關係我們自己的都放在後邊拿來。

該撒大將

爾 不要担誤了，該撒；即刻就看吧。

該撒 怎麼，這漢子瘋了嗎？

巴 先生，走開吧。

加 怎麼，你就在街上就要求答應你的請願嗎？到國會裏來。

（該撒走進了國會，其餘的人都跟着進去。所有的元老都站起來。）

泊 我希望你們今天的事業能夠成功。

該撒 什麼事業？泊必勒。

泊 再見吧。

（向該撒走去）

勃 泊必勒剛才說的什麼？

加 他希望我們今天的事業可以成功。我恐怕我們的計劃被人發覺了。

勃 你看，他怎樣對該撒說的：注意他。

加 嘉斯卡，要快點，因為恐怕我們要被阻止的。——勃魯特士，我們怎麼辦呢？倘若這事被

他曉得了不是加沙斯就是該撒決不並存，因為我要自殺的。

勃 加沙斯，不要慌張；泊必勒並沒有講到我們的事情，因為你看，他還笑呢，該撒也沒有變色。

加 屈邦那知道他的時候；因為你看，勃魯特士，他把馬克·安東逆，引到別處去了。

（安東逆和屈邦那下。該撒和元老們就座。）

帝 賣它勒·信拔在什麼地方讓他去，即刻把他的請願書呈給該撒。

勃 他準備好了；靠近些，幫助他。

隨 嘉斯卡，你是第一個動手的。

該撒 我們都到齊了嗎？現在還有什麼失政需要該撒和他的元老來糾正的？

信 最高無上的，最威武的，最有權力的該撒啊，賣它勒·信拔在你的寶座前，謹以卑微之

心奉獻——

（跪下）

該撒 信拔，我要阻止你。這種下跪，這種低聲下氣的詞諛是可以感動一般普通的人，把已

決的議案和神聖的法令改變成兒戲的。不要發呆吧，以為該撒也有這種易變的氣質，像傻子似的聽了這些就會改變了他的原意；我的意思是說這些訶諛的言語，低聲下氣地足恭，和這些卑鄙的逢迎。你的兄弟是依照着明令充軍的；倘若你真下跪請求，訶諛爲的他，我就要逐你走像逐條狗一樣。要曉得該撒是不會冤枉人的；也不會沒有緣故的他就滿意了。

信 竟然沒有比我的更有價值，在偉大的該撒的雙耳裏更爲動聽的言語，來爲我的被充軍的兄弟請求恩釋嗎？

勃 我吻你的手，可不是訶諛的，該撒；是請求你把巴勒士·信拔即刻地釋放回來。

該撒 怎麼，勃魯特士！

加 饒恕吧，該撒；饒恕了吧；我跪下來爲巴勒士·信拔懇求恢復自由。

該撒 倘若我是像你們這樣子，我早就被感動了；倘若我能懇求去感動人，懇求的人就會感動我了；可是我是像北極恆星絕不更動的，北極恆星的確定不移的性質在太空裏是沒有兩個的。天空裏滿綴着無數的明光，這都是火，每一個都發亮的；可是能夠保守他的

位置的却只有一個；同樣地，在這世上，點綴的人是不少，人都是血肉之軀，都是熟悉人情的；可是在這許多人中，我知道的亦只有一個人，不可克服地，感情不受誘惑地據有他的位置；這個人就是我，就是這件事上，讓我些微地表現一點吧，——我的意思沒有改變，信拔應該被充軍的，我是毫不改變地主張把他充軍。

信 啊該撒，——

該撒 走開！你想把奧林匹斯山舉起來呀？

帝 偉大的該撒，——

該撒 勃魯特士下跪不是也沒有用處麼？

嘉 手啊，替我說吧。

（嘉斯卡刺入該撒的頸子。該撒抓着他的臂。又有幾個亂黨來刺他，最後一個是馬克·勃魯特士。）

該撒 還有你呀，勃魯特士？——那麼死吧，該撒。

（死去。元老們和民衆們大亂，都向外逃跑。）

自由了解放了！暴君死了！——從這裏跑吧，去宣佈，到街上去叫吧。

加 要有幾個人到公衆演說臺去，這樣叫——『自由了，自由了，我們得解放了！』

勃 民衆們和元老們！不要驚恐；不要跑；站着不動——野心的債是還了。

嘉 勃魯特士，到演說臺去。

帝 加沙斯你也去。

勃 巴勒士到什麼地方去了？

隋 在這裏，被這個暴動嚇昏了。

信 我們緊緊地站在一起，恐怕該撒的朋友會來——

勃 不要講站在一起吧。——巴勒士，不要害怕；對於你個人一點的損害都沒有，對於其他

的羅馬人也是一樣；巴勒士，去這樣地告訴他們。

加 你離開我們吧，巴勒士，恐怕民衆們向我們撲來的時候，對於你這高年的人有不利

的。離開我們吧——除了我們這些幹的人以外，我們不要任何人來負這責任。

加 安東逆到什麼地方去了？

屈 他惶恐地逃回家去：男人，女人，小孩子們，都睜大着眼，亂叫亂跑，就像末日到了似的。

勃 命運的神啊，我們會知道你的意思——我們曉得，我們都得死；這只是時間問題，人所關心的是我們的生命能有多久。

嘉 怎麼，少活二十歲的人，就是截短二十年怕死的生活吧了。

勃 這樣講，死到是個幸福：我們都是該撒的朋友，所以我們就來縮短他怕死的時光——

變身吧，羅馬人，變身吧，讓我們在該撒的血裏洗手，直洗到臂肘，把我們的劍也塗上血吧。

然後我們就出去，就到街市上去，把我們腥紅的武器在頭上揮舞着，讓我們一起高叫，

『和平！解放！自由！』

加 那麼，我們就變身來洗吧。——我們這個悲壯激烈的一幕，不知道還要等多少年才能

重演在尚未產生的國家裏和尙無人知的言語中。

勃 該撒要在劇台上流多少次血的，而他現在呢，却偃伏在廳堂的像座子底下，連灰塵都

不如！

加 他流血的次數將要和我們被稱讚的次數一樣，我們這些人要被稱爲給予國家以自由的人了。

帝 怎麼，我們走吧。

加 是的，每個人都走。勃魯特士領頭，我們呢都最勇敢地最高尚地跟在他的後面。勃 停一下，誰到這裏來？

——一個僕人上——

原來是安東逆的一個朋友。

僕 勃魯特士，我的主人命令我這樣跪下；馬克·安東逆命令我這樣倒身下拜；我這樣地跪着他，教我說：「勃魯特士是高貴的，聰明的，勇敢的，正直的，該撒是偉大的，大膽的，忠心的，可愛的，說我愛勃魯特士，並且尊敬他；說我怕該撒却尊敬他，愛他。倘若勃魯特士允許教他平安地到他面前來，並且告訴他該撒被殺的原因，馬克·安東逆就不會愛死的該撒像愛活的勃魯特士這樣了，就願意追隨高貴的勃魯特士的幸運與事業，以至誠來應付這新成立的國家的艱巨與危險。」我的主人這樣說。



勃 你的主人是個聰明而勇敢的羅馬人；我從來沒有想他是壞的。告訴他，就請他到這裏來，他會覺得滿意的；並且，我以人格担保，就是他回去也絕沒有人敢動手的。

僕 我要即刻地將他帶來。

(下)

勃 我知道我們會有他做朋友的。

加 我希望我們能夠；可是我還有個心思，就是我怕他的很；我的懷疑心更重，關係他的用意。

勃 可是安東逆到這地方來了。

——安東逆又上——

歡迎你呀，馬克·安東逆。

安 啊，偉大的該撒！你竟這樣卑微地躺在地上？你的一切勝利，光榮，戰功，戰利品，只博得這一小塊的地方嗎？永別了。——諸位，我不曉得你們還要殺誰，還要流誰的血；若是有我，沒有比這該撒死的時候更合適的時候了；也更沒有比你們手中的劍一半價值的劍

了，因為你們的劍因沾染過全世界最高貴的血而更形珍貴的。我真請求你們，倘若你們心裏恨我，現在，就當你們的紅手還有血腥還有熱氣的時候，遂你們的意思擺佈了吧。就是再活一千年，我自己亦找不出更合適的死所：沒有一個地方我合意，沒有一種死法我合意，能像在該撒的身旁，能被你們所殺，你們乃是這個時代的精銳，這個時代的主  
要天神啊。

勃 啊，安東逆！不要向我們求死。雖然我們的手和我們現在幹的事情，你看見了會認為我們太兇狠太殘忍了，可是你所看見的只是我們的手和它們所幹的流血的事情；我們的心你却沒有看見；它們是可憐的；它們可憐羅馬的普遍的虐政——像以火逐火似的，這個憐恤之心——才對該撒做出這種事來。至於你呢，對於你，我們的劍鋒有如鉛錫，馬克·安東逆；我們的臂因反對暴虐而強，我們的心却像兄弟般的和靄，我們以一切的仁愛，善意和尊敬來接收你。

加 而且你關於新政的處置的意見也和任何人的般有力。  
勃 請你稍等一下，讓我們先去安定這些民衆，因為他們都嚇昏了；然後我們就告訴你這

原因，爲什麼當我刺他的時候我還是愛他的，要這樣地幹出來。

安 我絕不疑惑你的智慧。讓每個人都遞給我他的血污的手：第一個，馬克·勃魯特士，我

要同你握手；——第二個，加沙斯，我要握你的手；——現在帝遂·勃魯特士，你的；——現

在你的，賣它勒；——你的隋納；——還有我的勇敢的嘉斯卡，你的；——雖是最後一個，而

愛敬之心却不最少，你的，良善的屈那那。諸位先生們，——唉！我還說什麼呢？我的名譽現

在好比是立在泥滑的地上，有兩條壞路，你們想我一定要走一條的，不是胆怯的人就是

個諂媚者。——我真愛你，該撒啊，這實在不假：那麼，倘若你的靈魂注視着現在的我們，看

着你的安東，逆低，聲求，和同你的敵人的血手，最高貴的！在你的屍身旁邊握手，這痛苦不

比你死還利害嗎？我要是有你那傷口這麼多的眼睛，我的眼淚能像你那血流的這麼快，

比較同你的敵人作友善的協訂，我的心亦稍爲安適些，原諒我吧，該撒！——你在這兒被

捉到了，勇猛的鹿；你就在這裏被殺了；捉你的獵人都在這兒站着，因分攤戰利品而被血

污，因你的死而身帶血紅。啊世界呀！你就是這隻鹿的森林；這個一點不錯，啊世界呀！就是

你的心，——多麼像個被許多王子射死的鹿樣，你睡在這兒！

加 馬克·安東逆，

安 原諒我吧，加沙斯，該撒的敵人要這樣說的那麼，在一個朋友，這是淡淡的分內事。

加 你這樣讚美該撒我並不怪你；可是你打算同我們有怎樣的關係？你願意加入我們這

一般朋友裏呢；還是我們進行我們的，不來依賴你呢？

安 因此我才同你們握手；不過我低首看見了該撒，我就不覺地離題亂說了。我同你們都

是朋友，我愛你們各位，就根據着這種希望，你們諸位應該告訴我原因，爲什麼並且在那

一點該撒是危險的。

勃 倘若不是這樣，這件事豈不成了兇野的行爲了，我們的理由是充滿着良好的考慮，安

東逆，就是你是該撒的兒子，你也一定認爲滿意的。

安 這就是我所求知的一切了；我更有一個要求，允許我將他的屍體送到街上，並且像一

個朋友樣，站在講台上爲他的葬禮說點話。

勃 可以如此，馬克·安東逆。

加 勃魯特士，我同你說句話。——（對勃魯特士旁語）你不曉得你做了些什麼事情：不

要允許安東逆在葬禮中說話，你可知道他要說的話會怎樣地激動民衆啊？

勃 請你原諒；——我要先到講台上講，指出來我們該撒死的原因；安東逆所要說的話，我要說明他說的話是要得到我們的允許的；至於該撒的葬禮應該有全副的執仗和法律上的形式，這個我們也是同意的，因為這個對於我們是益多害少的。

加 我不曉得將來會怎樣；這樣做我總不歡喜。

勃 馬克·安東逆，到這裏來，你把該撒的屍身拿去吧。你在葬禮中演說，却不能責罵我們，你只可以盡量地說該撒的好處；你並且要說，你講這些話是得到我們允許的；否則，你在這葬禮中別想插足；並且你得同我在一個講台上講，等我講完了之後，我現在就對這講台去。

安 就是這樣子；我亦不想別的了。

勃 那麼準備好這屍體，跟我們來。

(除安東逆外俱下)

安 啊原諒我吧，你這流血的尸體，我竟很謙和的很讓步的對於這些兇手！你是從古到今

最高貴的人的遺體。流這個貴重血液的人啊，天必懲罰他！我現在憑着你的傷痕作預言，——這些傷口，就像啞了的口一般張開着血紅的脣，要求我來發聲和言語。——一個咒語定要落在人們的肢體上；家庭間的憤怒和激烈的內戰，將苦擾意大利的各地；流血及毀滅將是這樣的習慣了，可怕的事物，也都司空見慣，就是母親們看見了他們的孩子同老行伍，對立在戰場上，也祇不過微笑一下；一切憐恤都為習於殘虐行為而堵塞；這個時候，該撒的靈魂，急於復仇，旁邊帶着凶煞之神，很怒地從地獄裏出來，他將在這個國境內，用王者的語調叫着『屠殺』於是就放出戰火，使得這一件惡劣的事竟弄得地面上嗅到腐臭的人類，呻吟着乞求埋葬。

——一個僕人上——

你是服侍何台尉·該撒的，不是嗎？

僕 是的，馬克·安東逆

安 該撒曾經寫信教他來羅馬。

僕 他已經收到了信，現在已經來了；並且教我口頭上同你說，——啊該撒！

(看見了這尸體)

安 你的心是偉大的；你走開哭泣去吧。感情，我曉得是傳染的；因為我的眼睛看見了，你眼睛裏含着的眼淚，也開始有淚了。你的主人正對這兒來嗎？

僕 他今天夜間就住在離羅馬有二十里的地方。

安 趕快帶信回去，告訴他這裏發生的事變；這裏是個哀痛的羅馬，是個危險的羅馬，這還不是何台耐可以安居的羅馬；趕快從這裏跑，把這話告訴他。可是你再等一會；你等我將這尸體背到街市上，你才回去吧；在街市上，我要用我的演說，試探人民對於這些凶惡的人們所幹的殘忍事業是怎樣的態度，你就根據那情形，把這事變的實際狀態告訴年輕的何台耐來幫我忙。

(抬着該撒的尸體俱下)

## 第一場 演講廳。

——勃魯特、加沙斯，及一羣市民上。——

市民 我們要知道這原因；讓我們知道這原因。

勃 那麼，跟我來，聽我講，朋友們。——加沙斯，請你到另一條街去，分開這些民衆。——願意

聽我說話的那些人讓他們站在這裏；願意跟着加沙斯的，就跟加沙斯去；該撒死的理由，我們要將它公開宣佈。

市民一 我要聽勃魯特士的話。

市民二 我要聽加沙斯的；當我們散開來聽他們講話的時候，我們可以比較他們的理由。

（有一些市民跟着加沙斯下。勃魯特士走上講壇。）

市民三 高貴的勃魯特士上臺了；肅靜啊！

勃 請耐心聽我說完。

羅馬人，同胞，朋友們啊！聽我說我的原因吧；請安靜一點你們才可以聽見；因為我的榮譽請你們相信；我能夠尊敬我的榮譽，你們才能相信我；請你們拿出智慧來責難我；喚醒你們的理智，使得你們做個更好的裁判者。倘若在這集會裏有一個該撒的好友，我要對他說，勃魯特士的愛該撒並不弱於他的。那麼，倘若那個朋友要問爲什麼勃魯特士也起來



反對該撒呢，這就是我的回答；並不是我少愛了該撒，只是我多愛了羅馬吧了。你們願意讓該撒活着，一切人當奴隸而死，不願一切人當自由人教該撒死嗎？因為該撒愛我，我爲他哭泣；因爲他幸運，我爲他歡喜；因爲他勇敢，我尊敬他；可是因爲他太野心，我就來殺他。爲了他的愛我流淚；爲了他的幸運我歡樂；爲了他的勇氣我尊敬他；爲了他的野心我殺死他。在這裏有那一個個人這樣卑賤地願意做奴隸呀？倘若有，就講出來，因爲我得罪他了。在這裏有那一個個人這樣野蠻地不願做個羅馬人？倘若有，就講出來，因爲我得罪他了。在這裏有那一個這樣惡劣地不愛他的國家呀？倘若有，就講出來，因爲我得罪他了。我停一會等着回答。

市民們 沒有，勃魯特士，沒有。

勃 那麼我沒有得罪一個人。我對該撒做的事亦不過是你們將來對勃魯特士所做的。他死的問題已在國會稟錄案；他的光榮毫未減少，這是他的價值；而他的錯誤也沒有加重處罰，雖然他因此獲得死罪。

——安東逆與其他諸人抬着該撒的尸體上——

他的尸體移到這裏來了，哀悼的是馬克·安東逆；他雖然沒有參加他的處死，可是他也將因為他的死亡而獲益，就是在國會裏有個位置；就和你們中那個不受益是一樣？講了這句話我要走了；我爲着羅馬的福利而殺死我最愛的人，要是我的國家需要我的死的時候，我亦同樣地替我準備了一柄利刃。

市民們 活着，勃魯特士！活着！活着！

市民一 把他凱旋似地抬回家去。

市民二 爲他建個紀念像立在他的祖先旁邊。

市民三 讓他做該做。

市民四 將該做的一切加冕給勃魯特士。

市民一 我們歡呼，喊口號地將他抬回家去。

勃 同胞們！

市民二 肅靜啊！不要作聲！勃魯特士講話了。

市民一 肅靜呀，

勃 善良的同胞們，讓我一個人走開，爲着我的關係，同安東逆一起留在這裏，請向該撒的尸體敬禮，並且靜聽他的讚美該撒的言語，因爲馬克·安東逆得到我們的允許，准他說這些話的。

(下)

市民一 不要走啊！讓我們來聽聽馬克·安東逆的話。

市民三 讓他到講壇上；我們聽他說，高貴的安東逆，到壇上去。

安 因爲勃魯特士的緣故，我很感謝諸位。

市民四 他怎麼講勃魯特士的？

市民三 他說因爲勃魯特士的緣故，他覺得他是很感謝我們這些人的。

市民四 他在這裏不說勃魯特士的壞話是最好的。

市民一 這位該撒乃是個專制魔王。

市民三 唉，一點不錯，羅馬把他剷除了，我們真幸運。

市民二 肅靜啊；讓我們聽聽安東逆講些什麼話。

安 諸位和善的羅馬人啊——

市民們 肅靜啊！讓我們聽他說。

安 朋友們，羅馬人，同胞們，請聽我說；我是來埋葬該撒的，不是來讚美他的人。做的壞事在死後會活着；好事就和他們的枯骨一起埋葬了，讓該撒的也是這樣子吧。高貴的勃魯特士剛才告訴你們，說該撒是有野心的，果真這樣，到真是個大錯，該撒已經因此而喪生了。講到這裏，我是得到勃魯特及其他諸人的允許的，——因為勃魯特士是個有聲譽的人；他們都是的，都是有聲譽的人；——來在該撒的葬禮中說幾句話。他是我的朋友，對我公正而忠實；可是勃魯特士說他有野心，勃魯特士是個有聲譽的人。他帶回到羅馬來許多囚虜，他們的贖金充實了國庫；該撒就是這一點像有野心麼？當貧寒的人號泣的時候，該撒也流淚；野心應該是更鐵石心腸的材料造成的；可是勃魯特士說他有野心，勃魯特士是個有聲譽的人。在劉拔可節的時候，你們諸位都看見過的，我獻王冠給他，共有三次，他拒絕過三次。這就是野心嗎？可是勃魯特士說他有野心，真的，他是個有聲譽的人。我講話倒不是專來反駁勃魯特士所說的話的。我在這裏要說的統是我所知道的。你們一切

人都有一度愛過他，那不是沒有原因的；那麼有什麼原因使得你們不哀悼他呢？天理呀！你是跑到野蠻的禽獸那裏去了吧；人們都喪失了理性了！——請原諒我；我的心已經在那棺材裏同該撒在一起了，我得停一下，等它再回到我的身子裏來。

市民一 我以為他的話很有點道理。

市民二 倘若你正確地研究這件事，該撒的確做了大錯。

市民三 先生們，他真做了大錯嗎？我恐怕繼他任的比他更壞。

市民四 你們沒有聽見他的話嗎？他不願拿那頂王冠；所以他無論如何不能說是有野心。

市民一 倘若他真是這樣，恐怕要有人重價賠償的。

市民二 可憐的人啊！他的眼睛哭紅得像火樣。

市民三 在羅馬沒有比安東逆還高貴的了。

市民四 現在注意他，他又開始說話了。

安 也許就是在昨天，該撒的言語觸犯了全世，現在呢，他躺在那裏，竟沒有一個人肯曲身向他致敬。啊，先生們，倘若我是有意來激動你們的情感與理想，教你們暴動及憤怒，那我

對不起勃魯特士，對不起加涉斯，他們倆位，你們是都曉得的，都是有聲譽的人；我不願對不起他們；我情願對不起死者，對不起我自己，對不起你們，不願對不起這樣有聲譽的人。這裏就是一份蓋有該撒印章的羊皮紙文書，我在他的密室裏找着的；這是他的遺囑；只讓民衆曉得我這遺囑——對不起，這個我是不預備讀出來的——他們會走到死該撒的面前去，在他的傷口上親吻，會將他們的手巾浸到他的聖潔的血裏；是的，會請求他的一縷頭髮以作紀念，並且在將死的時候，會在他的遺囑裏提到，拿它就像個豐富的產業樣贈給他們的子孫。

市民四 我們要聽聽那遺囑讀吧，馬克·安東逆。

市民們 遺囑，遺囑！我們要知道該撒的遺囑。

安 忍耐點，我的和善的朋友們，我一定不能讀的。教你們知道該撒是怎樣的愛你們，那是很不妥的。你們不是木頭，你們不是石頭，你們是人，要是聽到了該撒的遺囑，會使你們激怒的，會使你們瘋狂。你們不曉得你們是他的繼承者這還好；因為倘若你們曉得了，啊，要鬧出怎樣的事啊！

市民四 讀遺囑，我們要知道這遺囑，安東道，你要替我們讀這遺囑，該撒的遺囑。

安 你們可以忍耐點嗎？你們可能稍等一等？講到遺囑是我不能講的，我恐怕我對不起拿劍刺死該撒的那些有聲譽的人；這個我真怕。

市民四 他們是叛徒，什麼有聲譽的人！

市民們 遺囑！遺囑！

市民二 他們都是流氓，殺人的凶手，遺囑！讀遺囑！

安 這樣，你們逼着我讀遺囑嗎？那麼，你們得圍繞着該撒的屍體站成個圈子，讓我來告訴你們這作遺囑的人。我可以下來嗎？你們答應我嗎？

市民們 下來。

市民二 下來。

(他下來)

市民三 我們答應你。

市民四 一個圈兒，站個圈兒。

市民一 離開屍架站着，離開死屍站着。

市民二 讓路給安東逆——最高貴的安東逆！

安 喚，不要這樣靠近我，站遠點。

市民們 退後！讓出路來！退後！

安 倘若你們有眼淚，現在準備着流吧。你們都知道這件大鑿的：我記得該撒第一次穿這件衣服是在一個夏天的傍晚，在他的軍帳裏，就是那天他戰勝了奈微——看哪！就在這地方被加沙斯的劍戮穿了；看凶狠的嘉斯卡弄的傷口：這一個傷口就是被他所寵愛的勃魯特士刺的；當他把他那可詛咒的劍拔出來的時候，注意呀，該撒的血是怎樣地隨之流出，就像跑出門來看看下這樣毒手的是不是勃魯特士；因為勃魯特士，你們都曉得的，是該撒最敬愛的人；裁判者，啊，你們天上的神靈，該撒是多麼的愛他！這是一切傷口中最殘忍凶惡的一下子；因為當高貴的該撒看見他來刺的時候，忘恩負義比任何叛徒的武器都凶，十分地克服了他；那時他的偉大的心碎了；就用這大鑿包裹着頭臉，這位偉大的該撒，就倒在龐培像的足下，到現在還流着血咧。啊，我的同胞們，這是怎樣的一個死啊！在



這流血的陰謀盛行的時候，那麼，我，你們，我們一切人不都是要死的麼？現在你們哭吧；我看出你們也有點動憐恤了：這些都是可貴的眼淚。良善的人啊，怎麼！你們僅看見我們該撒被劍傷的外罩就哭起來麼？你們看這裏，這才是他本人，你們看見了，這就是被叛徒們刺傷的。

市民一 啊，可憐的景象！

市民二 啊，高貴的該撒！

市民三 啊，悲慘的日子！

市民四 啊，叛徒們！流氓們！

市民一 啊，最兇狠的景象了！

市民二 我們要報仇！

市民們 報仇走啊！——找去！——燒啊！——放火啊！——殺啊！——砍啊！——不要殺一個

叛徒活着！

安 不要走，同胞們。

市民一：蘇靜些——聽高貴的安東逆說話。

市民二：我們來聽他說，我們跟着他，我們同他在一起死。

安：好朋友們，善良的朋友們，不要教我激動你們做這樣地突然的暴動。做這樁事的他們都是有聲譽的人；他們有什麼私人仇恨教他們幹出來這樁事，我是不曉得的；他們是聰明的並且有聲譽的，無疑地要拿理由來回答你們的朋友們，我不是來偷取你們的心的；我也不是個演說家，像勃魯特士；我只是個，像你們都知道的，心地坦白而魯鈍的人，我愛我的朋友；他們也都十分知道我的，才允許我在公共地方來論該撒。因為我既沒有智慧，又不善言辭，更沒有身份，能力與雄辯，我都沒有，也沒有激動人們情感的說話能力；我祇是直接爽快地說下去；我祇是告訴你們已經曉得的，祇是指給你們看可愛的該撒的傷口，可憐的，可憐的無語的傷口，就教它們來替我說；可是，我要是勃魯特士，勃魯特士是安東逆的話，那個安東逆一定會激動你們的精神。一定會將該撒的每個傷口放個喉舌，使得羅馬這塊頑石奮起而暴動。

市民們：我們要暴動！

市民一 我們要把勃魯特士的房子燒了！

市民三 走呀，那麼，來呀，找這些叛徒去！

安 可是聽我說，同胞們；聽我說吧。

市民們 肅靜啊！聽安東逆說話，最高貴的安東逆。

安 怎麼，朋友們，你們去做你們不曉得是什麼的事。該撒什麼地方值得你們這樣的愛呢？

哀哉，你們並不曉得——那麼，我一定告訴你們：——我告訴你們講的那個遺囑你們又忘記了。

市民們 真的，遺囑！——我們不要走，讓我們知道那遺囑。

安 這就是該撒的遺囑，蓋有該撒的印。他給每個羅馬公民，他給每一個人十一塊錢。

市民二 最高貴的該撒！——我們要替他報仇。

市民三 啊，尊貴的該撒！

安 請你們肅靜地聽我說。

市民們 肅靜，啊！

安 而且他留給你們他的一切事業，他的私人的園亭，在鐵巴河這邊新栽的菓園；他將這些都留給你們，並且留給你們的子孫以迄永久；普遍的享受到外面散步以休息身心。這才是個該撒！什麼時候才能得到這樣的第二個呢？

市民一 永遠不能了，永遠不能了！來呀，走，走啊！我們要將他的尸體在聖地焚化，然後用這些火把把那些叛徒的房子燒去，抬起尸體來。

市民二 去，拿火去。

市民三 把長板橋拆了。

市民四 把板窗，窗戶，及一切東西都拆了。

（市民們抬着尸體俱下）

安 現在，讓它去開去罷！災殃啊，你已經起步了，你歡喜走那條路就走那條路吧！

——僕人上——

現在怎樣了，你說？

僕 老爺，何台尉已經到了羅馬。

安 他在那裏

僕 他和萊辟德都在該撒家裏。

安 我就一直到那裏去看他們。我剛想到他就來了。命運是順利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一切都可以如願以償了。

僕 我聽他說，勃魯特士和加沙斯都和瘋子一般逃出了羅馬的城門。

安 也許他們知道了這些人民是怎樣地被我掘動了。帶我到何台尉那裏去。

(俱下)

### 第三場 一條街。

——詩人隨那上。——

詩 昨夜我做了個夢，夢見同該撒吃飯，不吉利的事情硬來攪亂我的思想：我本沒有意思從家裏到街上來，可是有點東西又把我引出來了

——許多市民上——

將大微雙

市民一 你的名字叫什麼？

市民二 你到那裏去的？

市民三 你住在那兒？

市民四 你是娶過人的還是獨身漢？

市民二 直接地回答每個人。

市民一 對的，要簡要。

市民四 對的，要聰明。

市民三 對的，要真實，這是最好的。

詩 我的名字叫什麼？我到那裏去的？我住在那兒？我是娶過人的還是獨身漢？然後要直接

地，簡要地，聰明地，並且真實地回答每個人：聰明地，我說我是個獨身漢。

市民二 這就等於說結婚的都是呆子：你要記得，你這句話我要打你一拳。講下去，要直接地。

詩 直接地，我是去參加該撒葬禮的。

市民一 算個朋友還是算個敵人？

詩 算個朋友。

市民二 這句話倒回答的直接。

市民四 你的住址，——簡要地。

詩 簡要地，我住在國會附近。

市民三 先生，你的名字，真實的。

詩 真實的，我的名字是隋那。

市民一 把他撕死了吧，他是個叛徒。

詩 我是詩人隋那，我是詩人隋那。

市民四 他的詩太壞撕死他吧，他的詩太壞撕死他吧。

詩 我並不是叛徒隋那。

市民二 不管，他的名字總是叫隋那，把他名字從他心裏摘出來，攆他走。

市民三 來撕他，來撕他！走吧，火把，啊！火把啊！到勃魯特十家裏去，到加沙斯家裏去；把一切

將大撒謊

都燒了。有幾個人到帝遂家裏去，有幾個人到嘉斯卡家裏去；有幾個人到李慨銳家裏去；  
走呀，去！

(全下)



## 第四幕

### 第一場 安東逆家的一個房間裏。

——安東逆，何台尉，萊辟德，坐在一個桌子四邊。——

安 那麼，這許多人都得死；他們的名字都記有符號。

何 你的兄弟也得死；萊辟德，你答應麼？

萊 我答應的——

何 安東逆，把他的名字也記上符號。

萊 可是要有一個條件，就是巴勒士也得死，巴勒士是你姊姊的兒子，安東逆。

安 他不得活；看吧，我也用符號把他判死。可是，萊辟德，你得到該撒的家裏去；把他的遺囑

拿到這裏來，我們可以決定如何減去一些遺產的浪費。

萊 那麼，我還回到這裏來嗎？

何 不在這裏，就在國會。

(萊辟德下)

安 這是一位稍微不及格的人，祇適於打發他出去幹一點差使，把天下三分了，教他也估據一份，你覺得可恰當？

何 你這樣地批評他；而你在我們決定把誰處死，判決死刑，公佈名單的時候，却又聽取他的意見。

安 何台尉，我的經驗比你豐富；我們雖然把這些榮耀加給這個人，來減輕外面謠言對於我們的重担，就是他呢，也不過是像驢子負金似地，擔負它們，必定在這重負之下呻吟，出汗，一任我們的驅使和領帶，走向我們所指的方向，等他將我們的財寶運到了目的地，我們就拿下他的重物，把他擲出去，就像個空身的驢子，搖搖耳朵，呆視着荒草地而已。

何 你可以就按着你的意思去做；可是他倒是個久經戰場的勇敢兵士。

安 我的馬也是如此，何台尉；就因為這個緣故，我才指派他作馬料的存庫，因為他是個動物，我才教他戰鬥，教他轉身，教他站着，教他一直跑上去，他的身體的活動，受我精神的監

導在某種程度上講，萊辟憲也不過如此；他必得受吩咐受訓導，受命令才向前進；他只是個精神空虛的人，是個以假造與模仿爲食糧的人，別人已經用得腐朽了的不用東西，他得到了却以爲是時髦的式樣；談到他就只好拿他當個工具。——現在，何台尉，請聽我講大事。——勃魯特士和加沙斯現在正招集軍隊；我們也得趕快招成一支大軍；所以讓我們締結同盟，結合了我們的至友，把我們的手伸出來，讓我們立刻去坐下開會，討論怎樣將這些隱祕的事最善地暴露出來，把這些公開的危機最妥當地應付過去。

何 我們就這樣幹吧；因爲我們正在危險時期中，我們有許多敵人向我們狂吠；而那些面有笑容的人呢，我恐怕他們心裏正藏着千萬的毒計咧。

(俱下)

## 第二場 在沙的斯附近軍營中，勃魯特士的軍帳前。

——鼓响。勃魯特士，劉遂勒，牛塞，及兵士們上。狄庭納及平代拉自面前迎來。

勃 喂！站着。

劉 傳下令去吧，喂！站着。

勃 劉遂勒，現在怎樣了呢？加沙斯已經到了附近地方嗎？

劉 他已到了附近；平代拉就是來代表他主人來向你致候的。

（平代拉遞一信給勃魯特士）

勃 他問我好。——你的主人，平代拉，由於他自己的改變，或是由於他的不爭氣的下屬，已經給我許多很好的理由，希望已經做成了的事情，不如不做的好；可是倘若他真在附近，我希望要有一個滿意的答覆。

平 我不懷疑，我的高尚主人，定能如他平常一樣，滿具尊嚴與敬意。

勃 不是疑惑他。——來講一句話，劉遂勒；他是怎樣接待你的，給我一個滿意答覆。

劉 有禮貌的而且帶有十分的敬意；可是他的一舉一動都沒有親暱的表示，就是談話也不大隨便，不像個和朋友談話似的，和以前全不一樣。

勃 你剛才描寫的，是個親熱的朋友逐漸疏冷的樣子；劉遂勒你得永遠注意，當愛心開始冷淡減退的時候，它就用勉強的禮貌來遮飾，在坦白與率真的相憎中絕沒有驕揉造作。

將 大 撤 該

只有心虛的人就像是手牽的狂馬一般，盡是勇猛的代表，表示它的氣質是如何可靠；但是當他們一受到流血的靴刺的時候，他們的勇猛便立刻消退，就像假的玉石一樣，一經試驗便沉下去了。他的軍隊來了嗎？

劉 他們打算今夜就駐紮在沙的斯；大部分，都是騎兵，將來都隨着加沙斯一起來。

(台後步伐聲)

勃 聽他來了！——輕輕地到前面去迎接他去。

——加沙斯及衆兵士上——

加 站着，喂！

勃 站着，喂！傳下令去。

兵一 立正！

兵二 立正！

兵三 立正！

加 最高貴的老兄，你對不起我了。

勃 天上的神明啊，你們是知道的！我對不起我的敵人嗎？倘若不是，我怎樣會對不起我的兄弟呢？

加 勃魯特士，你的這種嚴肅的面容就藏有對不起我的地方；而且，當你——

勃 加沙斯，你安靜點；你輕輕地述敘你的委曲——我是知道你的——在我們兩軍的面前，我們只應該教他們看見我們相愛，我們不要爭辯；令他們走開；然後到我帳篷裏來，細細地敘述你的苦楚，我一定細心靜聽。

加 平代拉，命我們的將官帶領他們的部下稍微地離開這個地方。

勃 半塞，你也這樣做；不讓一個人走近我們的帳篷，一直等到我們的會議完結的時候。  
遂勒和狄庭納二人守在門口。

(俱下)

## 第二場 在勃魯特士的軍帳中。

——勃魯特士及加沙斯上——

加 你就在這件事上對不起我：你曾經將潘留色判罪，並且羞辱他，因為他拿了撒丁人的賄；因為我曉得這個人，我寫了一封替他解說的信，你却很輕藐地把它丟開了。

勃 這種事你還替他寫信，你自己就對不起你自己。

加 在這樣的一個時候，一件很小的事體，都要受這樣的懲處是不宜的。

勃 讓我告訴你，加沙斯就是你自己受人賄都要被處罰的，你爲了金銀就賣官職給那些不夠格的人。

加 我也是個貪錢的人嗎？你曉得你是勃魯特士講這話的啊，天在上，這句話是你的最末了的話吧。

勃 有加沙斯這鼎鼎大名來維護這壞事，所以刑罰才會縮起頭來。

加 刑罰！

勃 記得三月，三月十五你該記得！偉大的該撒，不是爲着公理，才流血的麼？如果不是爲了公理，那一個刺他的惡棍敢動他的秋毫？怎麼，我們當中還能有一個人，僅爲了維護掠劫而殺死世界上第一位人物——我們現在還能教這些鄙賤的賄賂來沾污我們的手指，

教這些一把抓得住的廢物來把我們這樣偉大的榮譽賣了麼！我情願做一隻狗，向月狂吠，不願做這樣一個羅馬人。

加 勃魯特士，你不要惹我；我是不肯忍受的；把我也拖進去，你忘了你自己了；我是個軍人，我的經驗比你老，我也比你強，要是製造環境的時候。

勃 你去吧，你不能，加沙斯。

加 我是。

勃 我說你不能。

加 你不要再這樣逼我，我就要忘記了我自己了；你當心你的安全，不要再引逗我。

勃 走開，你這小人！

加 是可能的麼？

勃 你聽我說，因為我要說的。你這樣無禮的暴怒，我就必得讓步和容忍麼？我可能因為一個瘋人呆視而畏懼麼？

加 啊，你們神明啊！你們神明啊！這一切我還能忍受麼？



該撒大帝

勃 這一切！咳，還有呢！去發怒去吧，一直到你高傲的心碎了為止；去表示給你的厮僕們看

你是怎樣地發怒，使得你的手下人都震慄起來，我必須退讓麼？我必須仰你的鼻息麼？我必須在你的暴躁性情之下，立足與蹲伏麼？神明在上，你必得細嘗你的脾氣的苦味，雖然它氣炸了你！因為，從今天起，我就專拿你開心，是的，拿你作笑料，當你發脾氣的時候。

加 竟然像這樣子嗎？

勃 你說你是個較好的軍人，讓你顯一下身手；把你的大話來證實，那我是非常的歡喜的。至於我這方面呢，我很高興領略比我更能幹的人物。

加 你什麼都對不起我；你對不起我，勃魯特士；我只說我是個年紀較大的軍人，不是說較好的軍人。我說過，較好嗎？

勃 你就是說過，我亦不在乎。

加 就是當該撒活著的時候，他亦不敢這樣激動我。

勃 不要說吧，不要說吧！你也不敢這樣地激怒他。

加 我不敢呀？



加 我沒有拒絕；帶我的回信那個人是個渾蛋。——勃魯特士把我的心都撕碎了；一個朋友應該能忍受他朋友的缺點才是，而勃魯特士却把它們更外放大。

勃 我沒有，直到你把它們拿到我身上來應用的時候。

加 你不愛我。

勃 我不喜歡你的過錯。

加 一個朋友的眼睛是絕不會看出這些過錯的。

勃 一個諂媚者才這樣，儘管那些過錯大得像高山奧林匹斯。

加 來吧，安東逆，年輕的何台尉，來吧，你們都來向加沙斯一個人復仇吧，因為加沙斯已經厭世了；他竟被他愛的人所恨；被他的兄弟般的朋友所攻訐，受束縛有如一個奴隸；他所有的過錯都被發覺，都記在簿子裏，被人讀，被人記在心裏，然後撒在我的面前。啊，我要把我的靈魂從我的眼睛裏哭出來！——這裏是我的匕首，這裏是我的裸胸；裏邊是一顆比財神還富有，比金子還貴重的心；如果你真是個羅馬人，就把它挖出來；我沒有給你錢，就把我心給你好了；你就像對付該撒那樣子把我戮透了吧；因為我曉得你就是最恨他的。

時候，都愛他比愛加沙斯甚些。

勃 把匕首收回去；你什麼時候要發怒，就發怒好了，可是要有個限制；你要做什麼就做什麼，可是不義之事你得注意。啊加沙斯，你是同一隻綿羊同軌，它可以容忍，怒氣就和火石之含火一樣；你如果逼得過甚，它便放出迅速的火花，可是不久就又冷靜了。

加 當愁苦和壞脾氣發作的時候，加沙斯的生存，不成了他的勃魯特士的笑料和樂趣麼？

勃 當我說那些話的時候，我也是在發脾氣。

加 你也這樣地認錯嗎？把手遞給我。

勃 我的心也遞給你了。

加 啊勃魯特士！

勃 什麼事？

加 當我母親遺傳給我的魯莽性情使我忘懷了一切的時候，你沒有十足的愛心來容忽我麼？

勃 有的，加沙斯；從今以後，你如果對於你的勃魯特士再太惡摯了，他會想到這是你母親

的潑辣，不見怪你。

(臺後嘈雜聲)

詩 (在臺後) 讓我進去見見將軍們；他們當間起了齟齬；他倆單獨留在一處就不會和氣。

劉 (在臺後) 你不能進去見他們。

詩 (在臺後) 除了死以外，什麼都不能攔阻我。

——詩人上，後面還跟着劉遂勒，狄庭納，及牛塞，俱上——

加 喂，喂！什麼事呀？

詩 你們將軍們真丟臉！你們什麼意思？像你們這樣兩個人應該相愛，做朋友；因為我知道我比你們多活幾年。

加 哈哈！這個莽漢的詩作得多麼壞呀！

勃 快給我滾開，你這位先生；魯莽的傢伙，快走開！

加 不要理他，勃魯特士；他就是這樣。

勃 他要曉得他的時候，我亦就肯曉得他的脾氣了。打仗的事和這些作歪詩的呆子有什麼關係呀？你這位，趕快地走開！

加 走開，走開，滾吧！

(詩人下)

勃 劉遂勳和狄庭納，傳令給各路指揮，教他們準備他們的部下在這兒過夜。

加 你們再回來，立刻請麥沙拉到我們面前來。

(劉遂勳及狄庭納下)

勃 牛塞，拿一盤酒來。

(牛塞下)

加 我到沒有想到你會這樣地生氣。

勃 啊，加沙斯，我的心中痛苦重重啊。

加 倘若你受不住偶爾的逆運，你是沒有使用你的思考呀。

勃 沒有人能比我還能忍受痛苦的了。——寶兒色死了。

加 啊！寶兒色！

勃 她死了。

加 我的性命多麼危險，當我激怒你的時候，——啊，無法忍受的可憐的損失啊！——是什麼病症？

勃 一方面因為我離家日久，一方面因為擔憂，年輕的何台尉和馬克·安東逆愈變愈強盛。因此她聽見那個消息就死了；——她聽見那個消息就瘋了，當她的女僕不在身旁的時候，她就吞火。

加 就這樣死了？

勃 唉，就這樣死了。

加 啊，你們這些不朽的神明啊！

——牛塞拿着酒和燭上——

勃 不要再講她吧。——給我一杯酒：——加沙斯，我就將一切的愁苦都澆埋在這酒裏了。

（飲盡）

加 我的心也渴望着那高貴的酒杯——斟啊，牛塞，酒要斟滿到酒杯子邊呀，我不能爲了

勃魯特士的愛而多喝酒。（飲盡）

——狄庭納及麥沙拉上——

勃 進來吧，狄庭納。——歡迎你，好麥沙拉。——現在我們靠近這枝燭坐着，來細談我們應

該採取的途徑。

加 寶兒色，你竟然走了麼？

勃 我求你，不要再說了吧。——麥沙拉，我這裏接到許多信，說年輕的何台尉及馬克·安

東逆帶着大軍奔向我們來了，他們的路程是直趨非力辟。

麥 我自己也接到了內容同樣的信。

勃 還有別的話嗎？

麥 還說通過了一個不法的議決，公佈了一張名單，就是何台尉，安東逆，和萊辟德三個人

處死了一百多位元老。

勃 那麼，我們的信到底不一樣；我的信說公佈死刑的只有七十位元老，謝細若是其中的



一位。

加 謝細若是其中的一位嗎？

麥 謝細若死了，就是那次公佈的命令——大人，你接到你夫人的信了嗎？

勃 沒有，麥沙拉。

麥 在你的信裏一點也沒有談到她嗎？

勃 一點都沒有，麥沙拉。

麥 那，我想到很奇怪。

勃 你爲什麼要問呀？在你的信裏有提到她的麼？

麥 沒有，大人。

勃 現在，因爲你是個羅馬人，告訴我實話。

麥 那麼，像個羅馬人之對真實，我告訴你好了：她是確實地死了，而且死得很奇怪。

勃 那麼，再見吧，寶兒色。——我們都得死，麥沙拉：當我沉思到她也必須有一次死，我現在也有耐心來承當它了。

麥 就是這樣偉大的人，也要忍受這種偉大的損失。

加 在理論上，我亦能和你有同樣的程度，可是我的本質却不能這樣地忍受着。

勃 那麼，還是來談我們活人的事吧。你以爲怎樣，我們立刻就整隊開拔到菲力辟？

加 我不以爲然。

勃 你的理由是？

加 這就是：還是讓敵人來搜索我們好些；因爲這樣他就銷耗了他的財力，疲倦了他的士兵，不利於他們的；同時我們呢，以逸待勞，既有充份的靜養與防守，更有充份的周轉。

勃 好理由必須對更好理由讓步。在此地與菲力辟當間的人民，因爲曾經因爲我們徵稅而說怨言，所以他們的友好態度都是強制的；敵人如在他們身邊走過，他們的軍額一定會增加，令他們更有生氣，得了新助力，將更有勇氣；倘若我們能在菲力辟和他們對峙，將這些人民撤在後面，就可以削去他們的這種優勢。

加 好兄弟，聽我講。

勃 對不起，——你還要注意的，我們已經用盡了我們朋友的能力，我們的軍隊人數極多，

我們的時機已經成熟，敵人是每天增加，我們已經到了極高點，反有日漸削弱之勢。在人  
事當中亦有潮汐，能夠乘着潮水上漲，萬事便都順利；反之，則其一生之航程，都將陷於淺  
灘及悲苦之中。現在我們就是正飄在潮水高漲的時候，潮水既然高漲了，我們就利用  
它，否則我們的事業就要失敗了。

加 既然這麼說，就照着你的意思，我們就開拔；我們得分別前進，在菲力辟相會好了。

勃 我們講着話不知不覺已到了深夜了，自然亦必服從需要的；我們也要少微休息一下。  
沒有什麼別的話要說吧？

加 沒有了。晚安；明天清晨我們早早地起身，就開拔去。

勃 牛塞，拿我的睡衣來，再見，好麥沙拉！——

(牛塞下)

晚安，狄庭納。——高貴的，高貴的加沙斯，晚安，祝你好睡。

加 啊，我敬愛的兄長！這乃是黑夜的一個不吉的開始！在我們的靈魂當間絕不要有這樣  
的劃分！不要教它這樣子，勃魯特士。

勃 各事都很順利。

加 晚安，好兄弟。

勃 晚安，好兄弟。

狄。麥 晚安，勃魯特士大人。

勃 每個人，再見。

——牛塞拿着睡衣又上。——

(加沙斯，狄庭納，麥沙拉俱下。)

把睡衣給我。你的樂器在那裏？

牛 就在這帳篷裏。

勃 怎麼？你說話都帶着睡意。可憐的孩子，我不責備你；你看守時間過多了。把可老得叫來，

或者叫其他的人也可以；我教他睡在帳篷裏的軟榻上。

牛 法若，可老得！

——法若，可老得上。——

法 大人叫我麼？

勃 我教你們諸位在我的帳中睡；有些時候我也許把你們叫醒了，到我的兄弟加沙斯那裏去有點事。

法 如果大人歡喜，我們就站在這裏聽招呼。

勃 我不願意你們這樣：你們諸位還是睡下吧；也許我會想到別的——看哪，牛塞，這就是我尋找好久的書；原來我却把它放在我的睡衣口袋裏。

（法若及可老得睡下）

牛 我的確記得大人沒有把它交給我。

勃 這是我的錯，好孩子，我真好忘記。你可能將你沈重的眼皮支撐一會，替我彈一兩首歌呢？

牛 好的，老爺，倘若你歡喜聽。

勃 我是歡喜的好孩子；我太打攪你了，可是你願意的。

牛 先生，這是我的責任。

勃 我却不願強迫你的責任，越出了你的能力以外；我曉得一個年輕的人總要找個時間

休息一下

牛 老爺，我已經睡了一會了。

勃 那很好；你還得要睡；我不耽擱你很久；我活着的時候，我總對你好。

（彈起並唱一歌）

這乃是一首催眠的歌——啊，像死的睡眠啊，你竟將你的鉛杖放在向你奏樂的孩子身上麼？——好孩子，晚安；我決不再打攪你，把你叫醒。倘若你再點頭，你會把你的琴絃弄斷的；讓我來把它拿開；好孩子，晚安。——讓我看看，讓我看看——我上次讀到那兒，這頁書不是翻亂了嗎？我想是在這裏。

（坐下）

——該撒之魂上——

這蠟燭的光焰爲何晃盪哈！誰到這裏來？我想恐怕是我眼花了才看出這樣大的鬼靈。它向我撲來！你是什麼東西呀？你還是神呀，天使呀，魔鬼呀？嚇得我的血變冷，嚇得我的頭髮直豎。告訴我吧，你是什麼東西。

魂 是你的凶神勃魯特士。

勃 你爲什麼來呀？

魂 來告訴你，你要在菲力辟見着我。

勃 那麼，我還要再見你呀？

魂 是的，在菲力辟。

勃 怎麼，我要在菲力辟見你了。

(魂下)

現在我看出來了，你却隱沒了！凶鬼啊，我想和你多談幾句。——孩子！牛塞！——法若！可老！得！你們醒起來！可老！得！

牛 老爺，這些絃音都壞了。

勃 他還想着他的樂器咧。——牛塞，醒醒！

牛 老爺？

勃 你這樣高聲叫，你做夢了吧？牛塞。

牛 老爺，我不曉得我叫出來。

該撒大將

勃 是的，你叫出來的，你看見什麼東西嗎？

牛 什麼都未看見，老爺。

勃 牛塞，再去睡去。——人哪，可老得！（對法若）你這人醒過來！

法 老爺？

可 老爺

勃 你們睡覺爲什麼這樣大聲喊叫？

法。可 我們喊叫了嗎，老爺？

勃 是的；你們看見什麼東西嗎？

法 沒有，老爺，我未看見什麼東西。

可 我也沒有看見，老爺。

勃 去，去將我的話傳給我的兄弟加沙斯；令他率領人馬早期拔開，我們跟着就來。

法。可 遵命，老爺。

（俱下）



## 第五幕

### 第一場 菲力辟平原。

——何台尉，安東逆及其部隊上——

何 現在，安東逆，我們的希望是實現了；你說我們的敵人不會下來，祇是佔據着那小山及高原的，現在却不是這樣：戰事就要發生了；他們想在菲力辟這地方給我們一個下馬威，不待我們去就先來進攻了。

安 不用說了，我看透了他們，我知道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幹：他們是很願意到別的地方去的；他們滿心驚恐地跑下來，擺出勇氣，就想藉着這舉動，教我們相信他們是勇敢的；可是正得其反。

——探子上——

探 你們準備吧，將軍：敵人已經耀武揚威地整隊來了；他們挑戰的信號業已懸出，立刻就

要有行動。

安 何台尉，請你帶着你的部下從這片平原的左邊靜靜地前進。

何 我從右邊，你從左邊吧。

安 在這緊急的時候，你爲什麼要來拂逆我？

何 我沒有拂逆你；可是我一定這樣做。

——前進。鼓號聲。勃魯特士，加沙斯，及其軍隊；劉遂勒，狄庭納，麥沙拉，及其他

諸人上。——

勃 他們紮住了陣腳，像是要說話。

加 紮住了，狄庭納：我們要走出去，要說話的。

何 馬克·安東逆我們先發戰爭的號令嗎？

安 不該撒，我們等他們衝鋒後再還擊。向前進；主將們有話要說。

何 不要動，等到號令下了再說。

勃 先禮後兵；不是呀。同胞們？

何 我們並不是愛說話，像你一樣。

勃 好話總比惡打好些，何台尉。

安 可是，勃魯特士，你的惡打，你却說出了好話；你看見你在該撒心上所刺的孔，却叫着，『萬歲啊！讚美該撒！』

加 安東逆，你打擊的行爲現在還未顯現出來；至於你的話呀，真是搶了希卜拉蜜蜂，把它們的蜜偷盡了。

安 可是蜂刺却没有偷盡。

勃 啊，是的，把它們的聲音也偷盡了；因為你把它們嗡嗡聲音也偷盡了。安東逆，很聰明地，在你刺人之前，你也會威脅。

安 惡徒們，當你們把你們萬惡的劍向該撒的身旁亂刺的時候，你們是不這樣的：你們像猴子樣齧着牙，像獵犬樣搖尾乞憐，像奴隸樣躬身下拜，吻該撒的足；同時，那位混帳的嘉斯卡，就像一頭兇狗樣，從後面一刀砍在該撒的頸子上。啊，你們這些無恥之徒！

加 無恥之徒！——現在，勃魯特士，你看看吧：倘若你能聽從我的話，今天就不會有這舌頭

來這樣地罵我們了。

何 來吧，來吧，動手吧！如果辯論能使我們出汗，那麼它的證明便會變成更紅的血了。看哪，

——我拔出一把劍來對付叛徒們：你們想這把劍什麼時候才插回鞘子裏呢？——永不，除非該撒的三十三處傷口統報復了；或是另外一個該撒也被那些叛徒的劍所殺了。

勃 該撒，你不會在叛徒的手裏死的，除非你也是個叛徒。

何 我也是這樣希望；我生下來就不會死在勃魯特士的劍下的。

勃 啊，倘若你是你那一族最高貴的人，年青人啊，你不能死得比這還榮耀的了。

加 一個孩子氣的小學生，還不配這種榮耀咧，當他是個戴假面具的小丑和醉鬼的時候！

安 還是老加沙斯！

何 來吧，安東逆，走吧！——叛徒們，我們挑戰，我們當面污辱你們，要是你們今天敢應戰，就到這平原上來；如果不敢，就讓你們多活一天。

（何台尉，安東逆，及其部隊下）

加 現在，怎麼呀，風你吹吧，浪你翻騰吧，船你航行吧！風暴已經起來了，一切的一切都在危

險的關頭。

勃 喂，劉遂勒！聽呀，有一句話要同你說。

劉 大人。

（勃魯特士及劉遂勒在一旁耳語。）

加 麥沙拉，

麥 將軍有什麼話吩咐？

加 今天是我的生日；加沙斯就是在今天生的。把你的手遞給我，麥沙拉：請你做我的證人，我本來不願這樣，像龐培當年一樣，可是我被逼不得不將我們的自由訴諸一戰。你曉得我是極端讚美伊璧鳩魯及其主張的：現在我却改變了我的思想，我一部份相信預言及預示吉凶的事物。從沙的斯來，在我們先鋒的旗幟上落下兩隻巨力的蒼鷹；它們就棲在那裏，飽食攫奪我們兵士手裏的食物；它們就一直陪着我們到了菲力辟；今天早晨它們飛走了，不再回來；代替它們的却來了些烏鴉、黑鳥、和天鷲，都在我們的頭上飛着，向下看着我們，就像把我們當着病死的食物似的；它們的影子，就像一幅不吉的天幕，我們的部

隊就睡在這天幕下，預備着把魂交給它們。

麥 不要相信這個。

加 我只是一部份地相信；因為我是精神健旺的，並且是決意堅決地去應付一切危險的。  
勃 就是這樣吧，劉遂勒。

(前進)

加 現在，最高貴的勃魯特士啊！今天我們甚為有利；我們這些和平愛好者又可以安度一日！可是人事既然是這樣地不確定，讓我們先來推測最壞的結局是怎樣的。倘若我們這次戰爭失敗了，那麼，這就是我們在一起談話的最後一次了；你那時打算怎麼辦？

勃 甚至根據那種哲學的原理，我拿來責備賈徒的，因為他自殺。——我不知道是怎樣的，可是我總覺得那太軟弱，太惡劣，因為怕將來可以發生的事情，而事先縮短了一己的生命。——我只是武裝起來很忍耐地等着統治我們下界的高大神明的安排吧了。

加 那麼，倘若我們打敗了，你是很願意在凱旋的隊伍中被牽引着，走過羅馬的街市嗎？  
勃 不會的，加沙斯，不會的：你這高貴的羅馬人，不要以為勃魯特士會被綁着走回羅馬去。

的；因爲他的胸襟太大了。就在今天我們得結束了三月十五開始的工作；至於我們能不能再見面，這我却不知道。因此我們就說一聲永久的再見吧！——永久的，永久的，再見，伽沙斯！倘若我們再見面，那麼，我們就笑；如果不然，怎麼，我們這次的訣別也很不錯了。

加 永久的，永久的，再見吧，勃魯特士，倘若我們再見面，我們一定要笑的，不然我們這樣的訣別，就不錯了。

勃 那麼，好吧，領向前去。——啊，但願一個人能夠預先知道他今天事業結果的來臨！可是這日子終要結束的，結果總會曉得的，這就夠了。——來呀，喂！走啊！

(俱下)

## 第二場 戰場。

——喊殺聲。  
勃魯特士及麥沙拉上。——

勃 快騎馬去，快騎馬去，麥沙拉，快騎馬去，把這幾道命令快送到那邊的部隊裏去。

(喊殺震天)

冷他們立刻前進，因為我看見何台尉那一翼極爲冷靜，我們如果突然一擊不難教它奔潰的。快騎馬去，快去，麥沙拉，教他們都衝下來。

(俱下)

## 第二場 戰場的另一角。

——喊殺聲。——  
加沙斯及狄庭納上。——

加 啊，看哪，狄庭納，看哪，那些奸賊都在飛跑！我把敵人都趕向我這邊來了！我的這一面大旗正在向後轉了；我要去殺死這懦夫，把他手裏的旗子搶過來。

狄 啊，加沙斯，勃魯特士下令太早了；他本來有機會戰勝何台尉的，動手太早了；他的兵士都去搶掠去了，同時我們却被安東逆所包圍着。

——平代拉上——

平 快往遠處逃吧，我的主人，快往遠處逃。我的主人，馬克·安東逆已經到了你的帳篷裏了！所以，高貴的加沙斯，逃吧，逃到遠處去吧。



加 這座小山已經很遠了。看哪，看哪，狄庭納；我看見起火的就是我的帳篷麼？  
狄 是的，老爺。

加 狄庭納，倘若你愛我呀，請你趕快騎上我的馬，將你的靴刺緊刺在它的肉裏，跑到那個隊伍裏去，然後再跑回來；我要確實知道那處的隊伍到底是我們的敵人還是朋友。  
狄 遵命，我一轉眼就可以回來。

(下)

加 去，平代拉，你再上高些；我的目光本來就不好，你注意看着狄庭納，把戰場上的情形你看見的統告訴我——

(平代拉又走高些)

就在今天我才開始呼吸；時間又回轉了，我從什麼地方開始，就從什麼地方終結；我的生活就是這樣兜圈子——喂，有什麼事？

平 (在上面) 啊，我的老爺！

加 有什麼事呀？

平 狄庭納的四週都被騎兵圍起來了，他們正打着馬向他追來；可是他還是奮力前進。

——現在他們幾乎就追上他了；現在，狄庭納！——現在有些人下了馬；啊，他也下了馬。

——他被捉了；——（歡呼）聽呀！他們快樂而歡呼了。

加 下來吧，不要看了。——啊，我真是個懦夫，還活着這麼久，眼看着我最好的朋友在我面前被捉！

（平代拉下來）

到這裏來，朋友；在巴夏地方我收你作僕人；那時候我使你發誓，不論我教你做什麼事，你都得做，我才饒了你的命。現在來吧，遵守你的誓約！現在你算是個自由的人了；你拿着這柄好劍，這劍是穿過該撒的臟腑的，對着這個胸膛刺來。不要站在那兒要回話；這裏，你拿着這劍把子；當我把臉蒙起來的時候，像現在這樣子，你就刺。——該撒，你算報了仇了，你竟然用殺你的劍報了仇了。

（死去）

平 現在我是自由了；倘若我堅持我的意思，我是不會像這樣的。啊，加沙斯！平代拉就要遠

離了這國家，跑到一個羅馬人絕不會注意他的地方。

(下)

——狄庭納及麥沙拉又上——

麥 這不過是個改換，狄庭納；因為何台尉被高貴的勃魯特士的軍隊所擊敗，而加沙斯呢，却為安東逆所敗。

狄 這些消息很能安慰加沙斯的。

麥 你把他留在什麼地方？

狄 滿心焦急地他和他的僕人平代拉留在這小山上。

麥 那睡在地上的不就是他麼？

狄 他睡在那裏不像個活着的人啊，我的心呀！

麥 不是他吧？

狄 是的，就是他，麥沙拉，可是他已經死了。——啊，落日啊！就像在你的紅光中你今天晚間要沉沒下去的一樣，加沙斯也在赤血中沉沒下去了；羅馬的太陽沉沒了！我們的光明走了；來的只是些雲，露，及危險；我們的事業已經完了！這乃是不相信我會成功才幹了這事。

麥：不相信有這樣好的成功才幹了這事，啊，可恨的錯誤，你這憂悶的兒子！你為什麼將虛偽的事實顯現給脆弱易感的人看？啊，錯談，你孕育得真快，你從來不會出生成一個快樂的孩子，你只是將生你的母親殘害死為止。

狄：怎麼，平代拉呢！你在那裏，平代拉？

麥：你去找他去，狄庭納！同時我就去見高貴的勃魯特士去，把這消息投入他的耳朵裏去。我說投進去的原因，因為勃魯特士聽見這個消息，正像一把鋒利的鋼刀和塗有毒汁的羽箭刺到心裏一樣啊。

狄：你趕快去，麥沙拉，這時候我來找平代拉。

(麥沙拉下)

你為什麼把我派出去呀，勇敢的加沙斯？我還是沒有遇見你的朋友麼？他們不是在我的額上放了勝利的花圈，教我帶給你麼？你沒有聽見他們的歡呼麼？哀哉，你什麼事都錯解了。可是你拿着吧，拿這花圈戴在你的頭上；你的勃魯特士教我帶給你的，我現在就照着他吩咐的話做。——勃魯特士啊，你來呀，你看看我是怎樣地報答加沙斯的。——請諸神

饒恕！——這是個羅馬人的地方，來吧，加沙斯的劍，來尋找狄庭納的心吧。（死去）

——吆喝聲。麥沙拉帶着小賈徒，施專多，物流納，劉遂勒，及勃魯特士上——

勃 什麼地方呀，什麼地方呀，麥沙拉，他的屍身睡在什麼地方呀？

麥 看吧；就在那裏；狄庭納正在哀悼他咧。

勃 狄庭納的臉是向上的。

小 他被殺了。

勃 啊，周烈·該撒啊，你還是偉大的很！你的魂靈在外面飄盪着，使得我們的劍都刺向我們自己的腹臟裏。

們自己的腹臟裏。

（低聲吆喝）

小 勇敢的狄庭納！看呀，他到底把那花冠戴在死加沙斯的頭上了！

勃 還有這樣兩位羅馬人活着麼？——最後的羅馬人啊，再會吧！羅馬不會再產生像你倆

的繼起者了。——朋友們，我對這死人流的眼淚要比你們看見我現在流的還要多。——

我有的是時候，加沙斯，我有的是時候。——來呀，將他的屍體送到塔索斯去；他的葬禮不

當在我們的營帳裏舉行，因為這會使得我們大家不安。——劉遂勤，來呀；小賈徒，你亦來；讓我們到戰場上去。福來法，和賴標兩個人將我們的戰事繼續下去；現在是三點鐘，羅馬人啊，在傍晚的時候，我們還要作第二次的戰爭，看看我們的運氣。

(俱下)

#### 第四場 戰場的另一角。

——喊殺聲。兩方的兵士格鬥着登場；此後就是勃魯特士，賈徒，劉遂勤及其他

諸人上。——

勃 可是，國人們呀，都抬起你們的頭來！

小 那個婊子養的不抬頭？誰同我一陣去？我要到戰場上呼喊我的名字！——聽呀，我就是

馬可·賈徒的兒子！是暴君的死敵，是我們國家的朋友；我就是馬可·賈徒的兒子，聽呀！

(向敵人衝殺過去)

勃 我就是勃魯特士，馬可·勃魯特士，就是我；勃魯特士，我們國家的朋友；認清我就是勃

魯特士。

(衝殺敵人下。賈徒力竭，踣地。)

劉 啊，年輕而高貴的賈徒呀，你也倒了麼？怎的，你死得和狄庭納一樣勇敢。你是值得尊敬  
的，不愧是賈徒的兒子。

兵一 投降吧，不，就殺死你。

劉 我只投降死；這裏有許多錢，請你立刻把我殺死；

(拿出錢來)

殺死魯特士吧，你們將因他的死而獲得光榮的。

兵一 我們不能動手。——一位高貴的俘虜！

兵二 讓路，喂，告訴安東逆說，魯特士被擒了。

兵一 我去報告這消息。——將軍從這邊來了。——

——安東逆上——

魯特士被擒了，魯特士被擒了，將軍。

該撒大將

安 他在那裏！

劉 安全的，安東逆；勃魯特士是很安全的；我敢向你担保沒有敵人會活捉住高貴的勃魯特士的；上帝會保佑他不做這樣大恥的事！當你們找着他的時候，不論是死的還是活的，總是像個勃魯特士，像他自己。

安 朋友，這位不是勃魯特士；可是，我告訴你，你得的獎賞並不比那少：保護這個人安全，好好地款待他；我情願要這種人做朋友，不願教這種人做我的仇敵。前進啊！去看看勃魯特士是死了還是活着，一切的事情是怎樣的，到何台尉的營帳裏去報告去。

（俱下）

### 第五場 戰場的另一角。

——勃魯特士，督巨納，克力特，施專多，及物流納上。——

勃 來呀，可憐的殘餘的朋友們，到這塊大石頭上來休息一會。

克 時台鐵勒拿着火把前進的；可是，老爺，他却沒有回來；他不是被擒，就是被殺了。



勃 你坐下，克力特：應該說是被殺；這是一種時髦的事。你聽我說，克力特。

(耳語)

克 怎麼！我嗎，老爺？不，無論如何都不。

勃 那麼，不要作聲，不要說話。

克 我情願殺死我自己。

勃 你聽我說，筭且納。

(耳語)

筭 我能幹這樣的事嗎？

克 啊，筭且納！

筭 啊，克力特！

克 勃魯特士向你有什麼壞的請求呀？

筭 教我殺他，克力特。看呀，他深思起來了。

克 現在他那個高貴的頭腦充滿了悲哀，甚至連他的眼光裏也帶出來了。

勃 到這裏來，好物流納！聽我一句話。

物 老爺，你要說什麼？

勃 怎麼就是這個，物流納。該撒的魂在夜裏已經向我出現過幾次了：一次在沙的斯，一次就在昨夜菲力辟戰場上的軍營裏。我曉得我的時候已經到了。

物 還沒有到咧，老爺。

勃 不對的，我知道是一定到了，物流納。你是看見了一切的，知道它是怎樣的，物流納；我們的敵人已經把我們打得一敗塗地。

（低聲吶喊）

我們與其讓敵人來推而遲疑不決，倒不如我們自己跳進去的好。好物流納，你知道我們倆是一起到學校裏去的；就爲着我們以前的愛吧，我懇求你，拿着我的劍柄，等我跑上去。物 這不是一個朋友的事情，老爺。

（吶喊聲又作）

克 跑吧，跑吧，我的老爺，這地方不能再停留了。

勃 你，你，還有你，物流納，再見吧。施專多，你這些時候都在昏睡；你也再見了施專多。——國人們，我的心真歡喜，在我的一生中我還沒有見到一個對我不忠實的人。我在這失敗的一日裏所得到的光榮，比何台尉及馬克·安東逆藉着這惡劣的勝利所得到的還要多。所以我再向你們告別一次；因為勃魯特士的言語，自經將他的一生歷史說完了；黑夜已經蒙在我的眼皮上；我的骨頭已經渴望着休息，它一生勞苦才得到了這個時辰。

（吆喝聲。幕後喊——「逃呀，逃呀，逃呀！」）

克 逃呀，我的老爺，逃呀！  
勃 你逃呀；我就來。

（克力特，笛巨納，及物流納俱下。）

我求你，施專多，同你的老爺留在一起；你是一位很有身份的漢子；你的一生裏亦很有些光榮的事跡；那麼，拿着我的劍，轉過臉去，待我向它奔去。你肯嗎，施專多？

施 先把你的手遞給我；再見吧，我的老爺。

勃 再見吧，好施專多。——該撒，現在你安靜吧；我殺你的時候還沒有這時候一半的願意。

(他向着他的劍奔去,死去)

——喊殺聲;倒退。何台尉,安東逆,麥沙拉,劉遂勒,及其部隊上——

何 那是什麼人?

麥 我主人的僕人。——施專多,你的主人在那裏?

施 他已經脫離了你們這樣的網縛了,麥沙拉。戰勝者只能拿把火把燒了;因為只有勃魯特士才能戰勝他自己,沒有一個人會因為他的死而得到光榮。

劉 那麼,我們可以得到勃魯特士了。——我謝謝你,勃魯特士,你證明了劉遂勒的話到底不錯。

何 凡是侍候勃魯特士的,我都願意招待他們。——這位,你願意同我一處消磨歲月嗎?

施 願意的,倘若麥沙拉肯將我介紹給你。

何 你就介紹吧,好麥沙拉。

麥 我的主人怎樣死的,施專多?

施 我拿着劍柄,他就跑上來。

麥何台對，那麼你就帶着他，教他跟着你吧，他是個替我的主人最後服務的人。

安這是一切羅馬人中最高貴的羅馬人：一切的叛徒，除了他一人以外，都是因為嫉妬偉大的該撒而幹出這事；只有他，爲着一般的正義及大眾的福利，而加入他們當中。他的一生是和平，在他的身體裏，組成的那些原素，自然是可以站起來，向着全世界說，『這才是個人！』

何爲了他的德行，讓我們對待他以一切的敬禮，及隆重的葬儀。他的屍骨今夜就擺在我的軍帳中，最像一名兵士，受國禮的安葬。——現在啊，令全部人馬休息：我們走吧。去分享這快樂日子的光榮吧。

(俱下)

(該撒大將完)



# 啟明英漢辭典

求作兩  
解文用

葛傳棻校訂

鄒蘇 朝兆 潘龍 編主



解釋簡明適切

作文例句實用

- 單字 二萬
- 成語 四千
- 例句 一萬
- 附錄 五種

一語一句均經苦心推敲

現代術語盡量搜羅

本書係根據桑代克氏二十世紀初級字典、福雷氏簡明牛津字典及袖珍牛津字典編譯內容完備求解作文兼籌并顧解釋適切譯語翔實例句豐富章氏注音於讀者發音多一指附錄五種堪稱完備

全滬各大書局經售

福州路三二八號

啓明書局印行

精裝一冊 瑞典紙印

每冊 二元五角  
原價

特價 一元五角

## 暢銷冊冊

將健壇文 界世羅包

### 刊叢著名篇短界世

英國小說集	美國小說集	法國小說集	德國小說集	新俄小說集	舊俄小說集	日本小說集	中歐小說集	南歐小說集	北歐小說集	弱國小說集	新俄詩選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 作名本本

作名朽不 代近集彙

### 刊叢學文新國中

茅盾等著小說(一)	郁達夫等著小說(二)	魯迅等著小說(三)	玲集著小說(四)	周作人等著小品(一)	林語堂等著小品(二)	田漢等著戲劇	徐志摩等著詩	胡適等著書信	韜奮等著日記與遊記
實價二角五	實價二角五	實價二角五	實價二角五	實價二角五	實價二角五	實價二角五	實價二角五	實價二角五	實價二角五

廣最數銷 廉最價售

### 集著名事故事界世

泰西五十軼事	泰西三十軼事	希臘故事集	羅馬故事集	英國故事集	法國故事集	托爾斯泰故事集	印度故事集	西藏故事集	日本故事集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實售一角五	實售一角五	實售一角五	實售一角五	實售一角五	實售一角五	實售一角五	實售一角五

球全譽馳 文華本足

### 集著名劇戲界世

少奶奶的扇子	深淵	沙樂美	愛與死之角逐	娜拉	沉鐘	人與超人	爭鬪	父親	巡按	月明之夜	雷雨
實售一角五	實售一角五	實售一角五	實售一角五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 版出局書明啓海上

號八二三路馬四



足本華文世界文學名著百讀不厭

四線無戰事	實售三	角
愛的教育	實售四	角
黛絲姑娘	實售五	角五
小婦人	實售四	角
好妻子	實售四	角
小男兒	實售三	角五
茶花女	實售三	角五
悲慘世界	實售三	角五
大地	實售三	角
罪與罰	實售六	角五
虛騷懺悔錄	實售三	角五
茵夢湖	實售一	角
聖安東尼之誘惑	實售三	角
少年維特之煩惱	實售一	角五
初戀	實售一	角五
泰綺思	實售三	角
伏隱記	實售五	角
我的童年	實售四	角
續伏隱記	實售六	角
沙寧	實售四	角
死的勝利	實售四	角
苦兒流浪記	實售三	角五
天方夜譚	實售二	角五
復活(上)	實售四	角
復活(下)	實售四	角

鄧肯自傳	實售三	角
林列佛遊記	實售二	角五
格列佛遊記	實售二	角五
黑女尋神記	實售二	角
金河王	實售一	角五
伊索寓言	實售二	角五
水嬰孩	實售一	角五
愛麗思漫遊奇境記	實售一	角五
愛麗思鏡中遊記	實售一	角
木偶奇遇記	實售二	角五
木偶遊非記	實售三	角五
金銀島	實售三	角五
魯濱孫飄流記	實售三	角五
青島	實售一	角
戰爭	實售四	角
玫瑰與指環	實售一	角五
莎氏樂府	實售三	角五
亞德王故事	實售一	角五
放浪記	實售二	角
古史鉤奇錄	實售二	角
女性的禁城	實售三	角五
小公子	實售三	角
頑童自傳	實售二	角五
羅賓漢故事	實售二	角五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實售四	角

聖路易之橋	實售二	角
野性的呼聲	實售二	角
雙城記	實售五	角
唐吉訶德	實售五	角
唐吉訶德(下)	印	刷
紅笑	實售一	角五
潘彼得	實售三	角
黑奴魂	實售三	角五
田園交響樂	實售二	角
苦女努力記	印	刷
附掌錄	實售二	角五
卡門	實售二	角五
父與子	實售四	角
外套	實售一	角五
退伍(上)	實售三	角
退伍(下)	實售三	角
大街(上)	實售三	角五
大街(下)	實售三	角五
織工馬南傳	實售三	角
湯姆沙亞	實售四	角
佛蘭克林自傳	實售三	角五
格林童話全集	實售五	角
安徒生童話全集	印	刷
維克斐牧師傳	印	刷
七個絞死的人	印	刷

上海四馬路三二八號 啓明書局發行

# 英文自修讀本

英漢對照 華文講解 無師自通

## 提高英文程度 增進自修効能

本叢書係供給學生課外閱讀及自修之用，語體說明，華文註解，英漢對照，讀者自修，有無師自通之樂，無檢查字典之勞，打破歷來閱讀英語枯燥之成見。

<p>◀ 自修讀物 ▶</p> <p>常用英語 2000 字 三角</p> <p>常用成語 250 字 三角半</p> <p>英文法表解……………四角</p> <p>活用英文法……………四角半</p> <p>自學英語會話……………三角</p> <p>英文中譯法……………三角五分</p> <p>英文造句與作文……………四角半</p> <p>英文應甲文寫作……………四角半</p> <p>英語一月通……………三角</p> <p>英文作文範本……………三角</p>	<p>◀ 自修教本 ▶</p> <p>新中國 (對照本) 一元四角 (英文本) 六角</p> <p>天方夜談 (對照本) 一元四角 (英文本) 六角</p> <p>泰西三十軼事 (對照本) 八角五分 (英文本) 五角</p> <p>泰西五十軼事 (對照本) 八角五分 (英文本) 五角</p> <p>伊索寓言 (對照本) 七角五分 (英文本) 三角</p> <p>英語之門……………四角五分</p> <p>英文新聞紙讀法……………五角</p>	<p>泰氏英文法 [附習題詳解] 一元四角</p> <p>Tanner Correct English</p>
--	---	---

局書明啓 福州路 號八二三

# 將 大 撒 該

Julius Caesar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五	角
特	價	二	角五分
原	著	者	Shakespeare
譯	述	者	孫 偉 佛
發	行	者	朱 啓 明 書 局 代 表 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四馬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書編號：244

Cy. 164.70 JUN 11 1945

